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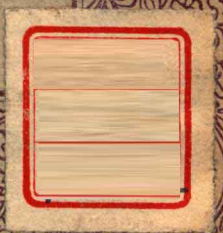
王 雲 五 主 編

韓 非 子 集 解

(二)

王 先 慎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

五月

二十日

五月二十日

五月

五月二十日



韓非子集解

(二)

王先慎著

國學基本叢書

# 韓非子集解

## 卷五

### 亡徵第十五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簡法禁而務謀慮，荒封內而恃交援者，可亡也。羣臣爲學，門子好辯，商賈外積，小民內困者，可亡也。○先慎曰：乾道本內困，作右仗。盧改：好宮室臺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顧廣圻曰：句絕。罷露百姓，煎靡貨財者，可亡也。○先慎曰：露當作游，瀛也。呂用時曰：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聽以爵，不以衆言參驗。○先慎曰：乾道本不以衆言，顧廣圻云：今本下以字作不。先慎案：謂聽以爵之尊卑，不參驗衆言得失。今據虛校改。用一人爲門戶者，可亡也。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先慎曰：八

者以官以爲貴，有左右之交者，請以成重。此亡國之風也。即此意。緩心而無成。○先慎曰：乾道本無而無，顧廣

決而無所定立者，可亡也。饕貪而無饜，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喜淫刑而不周於法。○先慎曰：乾道本無淫下有刑字。顧廣圻云：淫淫辭也。見本書存韓篇。又呂氏春秋審應覽有淫辭義同。皆可證也。別本於此淫下妄加刑字，乃誤之甚者。凡別本異同，大率類此。故略不復載。先慎案：訓淫爲淫辭，已嫌添設。且與下

言辯說無別顯說非也。喜淫刑與下好辯說對文，不當少一字。今依凌本增。好辯說而不求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淺薄而易見漏泄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羣臣之語者，可亡也。很剛而不和，很藏○盧文弨曰：俱。復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

輕爲自信者。可亡也。恃交援而簡近隣。怙強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羈旅僑士。重帑在外。上聞謀計。下與民事者。可亡也。民信其相。○顧廣圻曰。句有誤。俞樾曰。民下脫不字。民不信其相。下不能其。兩文相對。民所不信。下所不能。而人主弗能廢。故曰可亡也。下不能其上。主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亡也。境內之傑不事。而求封外之士。不以功伐課試。而好以名問舉錯。羈旅起貴。以陵故常者。可亡也。輕其適正。庶子稱衡。太子未定。而主卽世者。可亡也。大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內之資。而易其鄰敵者。可亡也。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強。無禮而侮大鄰。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太子已置。而娶於強敵。以爲后妻。則太子危。如是則羣臣易慮者。可亡也。○顧廣圻曰。藏本。盧文弨曰。謂字衍。凌本無。顧。廣圻曰。知有謂可四字。爲一句。出君在外。怯懾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知有謂可。斷而弗敢行者。可亡也。而國更置。○先慎曰。乾道本無更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國下有更字。今據補。實太子未反而君易子。如是則國攜。國攜者可亡也。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顧廣圻曰。民當作人。逆。懷怒思恥而專習。則賊生。賊生者可亡也。大臣兩重。父兄衆強。內黨外援。以爭事勢者。可亡也。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外內悲惋。而數行不法者。可亡也。簡侮大臣。無禮父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者。可亡也。好以智矯法。時以行雜公。○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行作私。誤。按。簡行而貴公者。韓子之家法也。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也。無地固。○盧文弨曰。無地一本倒。城郭惡。無畜積。財物寡。無守戰之備。而輕攻伐者。可亡也。種類不壽。○先慎曰。楚語。臣能自壽也。注。壽保也。主數卽世。○先慎曰。數。音色各反。嬰兒爲君。大臣專制。樹羈旅以爲黨。數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太子尊顯。徒屬衆強。多大國之交。而威勢蚤具者。可

亡也。變漏而心急。○先慎曰拾補變作偏。盧文昭云一作變。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變作偏。誤。按當作變。易文言傳由辯之不早辯也。釋文辯荀作變。孟子告子篇萬輕疾而易動發。六字爲一句。心惰忿而不警。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音義引丁音云辨本作變。皆其例矣。

前後者可亡也。○顧廣圻曰心當作主。多怒而好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先慎曰乾道本教。藏本今本無。必先慎曰警量也。

君不肯而側室賢。○先慎曰八姦篇云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是側室。卽君之父兄行也。○側室。太子輕而庶子伉。官吏弱而人民桀。如此則國躁。國躁者可亡也。藏怒而弗發。○先慎曰乾道本怒作怨。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怒作怒。今據改。懸罪而弗誅。使羣臣陰憎而愈憂懼。而久未

可知者可亡也。出軍命將太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徑爲而無所請者可亡也。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外內混通。男女無別。是謂兩主。兩主者可亡也。后妻賤而婢妾貴。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謁重。如

此則內外乖。內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貴。偏黨衆強。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亡也。私門之官用。馬府之

世。軍馬之府立功者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世下有紉字。按世下脫字。未詳其所當作。鄉曲之善舉。官職之勞廢。貴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亡也。公

家虛而大臣實。正戶貧而寄寓富。耕戰之士困。未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

薄於爭守之事。而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亡也。不爲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

令。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辭辯而不法。心智而無術。主多能而不以法度從事者可亡也。親臣進

而故人退。○先慎曰親讀爲新。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貴而勞苦賤。如是則下怨。下怨者可亡也。父兄大臣祿秩

過功章服侵等宮室供養太多趙○先慎曰張榜本而人主弗禁則臣心無窮臣心無窮者可亡也公塔公

孫與民同門暴傲其鄰者可亡也禮○先慎曰趙本傲作傲說文傲倨也从人放聲古本作敷通作傲釋文

亡王之機必其治亂其強弱相踦者也其○先慎曰下木之折也必通蠹牆之壞也必通隙然木雖蠹無疾

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爲亡徵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矣

三守第十六

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榮三守不完則國危身殆何謂三守人臣有議當途之失用事之過舉臣

之情○王先謙曰舉臣猶言衆人主不心藏而漏之近習能人○先慎曰能人使人臣之欲有言者不敢

不下適近習能人之心而乃上以聞人主然則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見而忠直日疏○先慎曰是守愛人

不獨利也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獨害也待非而後害之然則人主無威而重在左右矣○先慎曰是守

也惡自治之勞憚使羣臣輻湊用事○先慎曰乾道本用事作之變顧因傳柄移藉使殺生之機奪予之

要在大臣如是者侵○先慎曰是又此謂三守不完三守不完則劫殺之徵也凡劫有三有明劫有事劫

有刑劫人臣有大臣之尊外操國要以資羣臣使外內之事非已不得行雖有賢良逆者必有禍而順者

必有福然則羣臣莫敢忠主憂國以爭社稷之利害○先慎曰乾道本羣臣下有直字顧廣圻云藏本今



人主雖賢不能獨計。而人臣有不敢忠主。則國爲亡國矣。此謂國無臣。國無臣者。豈郎中虛而朝臣少哉。羣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此謂明劫。鬻寵擅權。矯外以勝內。險言禍福得失之形。以阿主之好惡。人主聽之。卑身輕國以資之。事敗與主分其禍。而功成則臣獨專之。諸用事之人。壹心同辭以語其美。○先慎曰。壹。趙本作一。則主言惡者必不信矣。○顧廣圻曰。主謂爲主首也。與初見秦篇主謀義同。此謂事劫。至於守司囹圄。禁制刑罰。人臣擅之。此謂刑劫。三守不完。則三劫者起。三守完。則三劫者止。三劫止塞。則王矣。○先慎曰。拾補止塞下旁。本止塞。別本多同。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止塞作者止。

### 備內第十七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爲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意愾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爲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傅趙王而餓主父。爲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於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傅麗姬殺申生而立奚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且萬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適子爲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先慎曰。誤。上下文並作骨肉之親。卽其證。愛則親。不愛則疏。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則其爲之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死見疏賤。○顧廣圻曰。藏本今

本無死字。按以下句例之。此字當作疑。下又云。而子疑不為後。此後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唯母

為后而子為主。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男女之樂。不減於先君。而擅萬乘不疑。此鳩毒扼味。中絞縊也。之

所以用也。故桃左春秋曰。○顧廣圻曰。藏本桃作挑。案皆未詳。餘越曰。左疑兀字之誤。桃兀蓋即櫛兀之

春秋。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人主弗知。則亂多資。故曰。利君死者衆。則人主危。故王良愛馬。越王勾踐

愛人。為戰與馳醫。善吮人之傷。○先慎曰。御覽七百二十四。初學記二十引。傷作腸。舍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先慎曰

記引利下。故與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天死也。非與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與

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則

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於利已死者。故日月暈圍於外。○顧廣圻曰

此下四句。暈圍作暉。誤。當依此訂。其賊在內。備其所憎。禍在所愛。是故明王不舉不參之事。○盧文弨曰。王。藏本作圭。不食非常之食

遠聽而近視。以審內外之失。○先慎曰。拾補內外作外內。盧文弨云。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

之驗。○先慎曰。拾補參下旁注三字。盧文弨以責陳言之實。執後以應前。按法以治衆。衆端以參觀。○衆事

皆相參而觀之。○盧文弨曰。注。張本作皆相觀。而士無幸賞。○顧廣圻曰。無踰行。○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

參之。舊脫皆字之。先慎曰。趙本無皆之二字。士無幸賞。○顧廣圻曰。無踰行。○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

云。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殺必當罪不赦。○盧文弨曰。當字下。則姦邪無所容其私矣。○先慎曰。乾道本

藏本今本私下有矣字。今按此與徭役多不相。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權勢起則復除重。○趙用

權勢之人得爲民復除重役也。先慎曰：趙說非也。重字承權勢而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起勢。言下云：下無重權，卽其證。復除徭役則苦民歸心，故其權勢重也。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起勢。以藉藉假人臣借其權勢卽此義。非天下長利也。故曰：徭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下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矣。今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而釜鬻問之。張本作鬻，下同。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今夫治之禁姦又明於此。云：藏本今本明下有於字，今據補。然守法之臣爲釜鬻之行，則法獨明於胸中而已，失其所以禁姦者矣。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犯法爲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而法令之所以備。文昭云：然字衍。張凌本無。今據刪。刑罰之所以誅，常於卑賤，是以其民絕望，無所告愬。大臣比周蔽上爲一陰相善而陽相惡，以示無私，相爲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無道得聞有主名而無實，臣專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權勢也。○顧廣圻曰：此十一字乃舊注誤入正文。乾道本以末也字作旁注，是其迹之未盡泯者。先慎曰：疑權勢下有脫文，校者因旁注也。字以完此句。

### 南面第十八

人主之過在已任在臣矣。○顧廣圻曰：當行任下在字。又必反與其所不任者備之。○先慎曰：衛嗣君貴蒞疑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爲讎，而主反制於其所不任者。○先慎曰：是恐爲任者所制而反制於不任者。今所與備人者且曩之所備也。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顧廣圻曰：當衍而無道得小人之信矣。○顧廣圻曰：作人主釋法而以臣備臣，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譽，相憎者朋黨而相非。○先慎曰：意林非譽交爭則主惑。

亂矣。○先慎曰：意林無亂字。人臣者，非名譽請謁，無以進取；非背法專制，無以為威；非假於忠信，無以不禁。○偽為忠信，然後

不三者，悞主壞法之資也。人主使人臣，雖有智能，不得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

信，不得釋法而不禁。○王先謙曰：不加罪，此之謂明法。

人主有誘於事者。○先慎曰：舊連上，顧廣圻云：當以此句提行，今從之。有壅於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顧廣圻

索資以事誣主。○顧廣圻曰：少索資，逗以事誣主，句藏本同。今本少作必，誤。俞樾曰：誣字無義，疑誘字之

乃因而多之也。○王先謙曰：少索資，矯為廉讓，廣雅釋詁：誣，欺也。俞說非，下乃言誘也。主誘而不察，因而多之。○王先謙曰：多

如是者，謂之誘。○顧廣圻曰：誘下，當有於事二字。誘於事者，困於患。○王先謙曰：言如此，其進言少，其退費多，雖有功，其

進言不信。○王先謙曰：下云：出大費而成。不信者，有罪。事有功者，必賞。○盧文弨曰：不上脫夫字，凌本有

有功者，必賞。當作事，雖有功，不賞。先慎曰：顧說是，下云：事雖有功，必伏其罪，即其證。凌本不審而妄改，不可從。則羣臣莫敢飾言以悞主。主道者。○先慎曰：謂

人臣前言不復於後，後言不復於前，事雖有功，必伏其罪，謂之任下。○先慎曰：人主之患在於任臣，然以

之人皆得而任之，故謂之任下。人臣為主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出說設言曰：議是事者，妬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聽

羣臣。羣臣畏是言，不敢議事。二勢者用。○王先謙曰：二勢者，主拒諫，臣緘默，兩有必然之勢。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任。如是者，謂之

壅於言。壅於言者，制於臣矣。主道者，使人臣有必言之責。○先慎曰：乾道本有必作必有，盧文弨云：必有

據。又有不言之責。言無端末，辯無所驗者，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責，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責也。人主使人

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其實。○先慎曰：依上下文，端下當有末字。不言者必問其取舍以爲之責。○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責作資，誤。則人臣

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則皆有責也。人主欲爲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王先謙曰：明其欲者，蒙下之意。同

曉然於主心。有爲之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之下有意字，誤。其爲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舉事有道，計其入多其

出少者，可爲也。惑主不然，計其入不計其出，出雖倍其入，不知其害，則是名得而實亡。如是者，功小而害

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謂功。今大費無罪，而少得爲功，則人臣出大費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

亦有害。

不知治者。○先慎曰：舊連上。顧廣圻云：當以此句提行。今從之。必曰無變古，毋易常，變與不變，聖人不聽。正治而已。然則古之無變

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伊尹毋變殷，太公毋變周，則湯武不王矣。管仲毋易齊，郭偃毋更晉。○先慎曰：郭偃，墨子所染，篇作高偃，高與郭一聲。

之轉。左傳作卜偃，章杜注：晉掌卜大夫。則桓文不霸矣。凡人難變古者，憚易民之安也。夫不變古者，襲亂

之迹，適民心者，恣姦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亂，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故

雖拂於民心。○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心作必，按：拂於民心，與上適民心相對。唯乾道本爲圻曰：逗。立其治。○顧廣圻曰：藏本脫必字，藏本趙本脫心字耳。當作拂於民心，必立其治。

顧氏知拂民心與適民心相對，而不說在商君之內，外而鐵戈重盾而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

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車，戒民之備也。○先慎曰：管仲下當有之字，與上句相對。是以愚贛竄墮之民。○盧文弨曰：以下

誤。先慎曰：乾道本愚作遇，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贛作苦小費而忘大利也。○顧廣圻曰：逗。故貪虎受阿謗。○顧

句而輒小變而失長便。○顧廣圻曰：逗按，輒字有誤，未詳所當作。故鄒賈非載旅。○顧廣圻曰：句狎習於亂而容於治。○顧廣圻曰：逗，故鄒人

不能歸。○顧廣圻曰：句絕按，此皆未詳，自上文說在商君云云以下，句例全與本書內諸說七術六微外諸說左下，鄭縣人賈豚人問其價曰：道遠日暮安暇語汝當即鄭人不能歸佚文。

飾邪第十九

鑿龜數筮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筮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

危。○顧廣圻曰：史評趙世家悼襄王三年龐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即其事詳見燕世家。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顧廣圻曰：未詳。趙代先得意於燕

後得意於齊。○先慎曰：乾道本後下無得字。王渭云：當衍代字。顧廣圻云：藏本今國亂節高。○顧廣圻曰：節作節，誤。十過篇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時之節也。即其節高之義。自以為與秦提衡。○先慎曰：世家悼襄王四年龐煖非他時之節也。即其節高之義。

欺也。趙又嘗鑿龜數筮而北伐燕將劫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先慎曰：攻兵至釐而六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顧廣圻曰：世家九年攻燕取魏陽城兵未罷秦攻鄴援揄兵而南則鄴盡矣。○盧文弨曰：龐煖亦作龐煖。○顧廣圻曰：援讀為煖。史評燕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於燕且宜近見於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實救燕有名。○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不重。趙以其大吉地削兵辱先

慎曰：乾道本利作地。今據改。主不得意而死。○先慎曰：趙世家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

鄉攻盡陶衛王事見有度篇。數年西鄉以失其國。王事見史表世家。此非豐隆五行太一。○先慎曰：張

字同漢書天。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搶歲星。非數年在西也。○先慎曰：天文志：歲星所在，國不可伐。文志作泰一。言下非數年在東也。非字亦衍。又非天缺弧逆刑星熒惑奎台。非數年在東也。○先慎曰：天文志：熒惑出，則有大兵入。則東也。非字亦衍。戰不勝。故曰：龜筮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然而恃之，愚莫大焉。古者先王盡力於親民，加事於明法。彼法明則忠臣勸，罰必則邪臣止。忠勸邪止而地廣主尊者，秦是也。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東是也。亂弱者亡。○顧廣圻曰：四字爲一人之性也。治強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勾踐恃大朋之龜與吳戰而不勝。○先慎曰：乾道本吳作吾，顯廣圻云：今本吾作吳，按吾吳二官於吳。○顧廣圻曰：臣字當衍。先慎曰：趙本宦作官，案作官者蓋以越語與范蠡入官於吳，又云：越王之霸也。不病。宜是其證。反國棄龜，明法親民以報吳，則夫差爲擒。故恃鬼神者慢於法，恃諸侯者危其國。曹恃齊而不聽宋，齊攻荆而宋滅曹，荆恃吳而不聽齊，越伐吳而齊滅荆。○顧廣圻曰：二魏滅許，鄭恃魏而不聽韓，魏攻荆而韓滅鄭。○先慎曰：乾道本魏攻魏而鄭亡，蔡荆異同未詳，孰是。顧廣圻云：今魏策四又云：伐榆闕而韓氏亡，鄭皆卽其事。蔡入楚者也。榆闕詳見吳師道補正。今者韓國小而特大國，主慢而聽秦。○顧廣圻曰：顧廣圻曰：當補不字於承爲文也。先慎曰：顧說非也。此正言韓聽秦之弊。玩下文自知不當以上文爲說。魏恃齊，荆爲用，而小國愈亡。○顧廣圻曰：魏上此與上諸不聽相刑爲用也。故曰：故恃人不足以廣壤而韓不見也。荆爲攻魏而加兵許，鄆齊攻任，扈而削魏不足以存鄭。而小國愈亡。○顧廣圻曰：以上皆有脫誤。此荆攻魏，削魏當爲不足，以存許言。而韓弗知也。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之。齊攻任，扈當爲不足，以存曹言之。其不足以存鄭，當言魏攻也。

國特外以滅其社稷者也。臣故曰明於治之數，則國雖小富。○顧廣圻曰：則國雖小，富句絕。下文民雖

慎曰：國雖大，兵句讀誤。賞罰敬信，民雖寡強，賞罰無度，國雖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顧廣圻曰：兵句絕，其句例同。先

其民也。九字為一句，與上文民雖寡強相對。自則國雖小至此，今皆失其讀也。俞樾曰：此言賞罰無紀，則

國雖大而兵必弱，所以然者，由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文義本甚分明。顧氏讀國雖大，兵句謂與上文

弱，雖小富，民雖寡強，一律則兵之一字，殊不成義。而無地無民，堯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強，人主又以

過予，人臣又以徒取，舍法律而言先王以明古之功者。○先慎曰：乾道本明，上無以字，古作君，上任之以

國，臣故曰是願古之功，以古之賞，賞今之人也。主以是過予。○先慎曰：乾道本主，主以作，以主，顧廣圻云：藏

道本誤倒耳。今據改。而臣以此徒取矣。主過予，則臣偷幸。○先慎曰：乾道本臣，臣作人，虛臣徒取則功不

尊，無功者受賞，則財匱而民望。○先慎曰：財匱而民望，則民不盡力矣。故用賞過者，失民，用刑過者，民不

畏，有賞不足以勸，有刑不足以禁，則國雖大必危。故曰小知不可使謀事，小忠不可使主法。荆恭王與晉

厲公戰於鄢陵，荆師敗，恭王傷，酣戰而司馬子反渴而求飲，其友豎穀陽。○顧廣圻曰：十過篇無其友二

子反友者，呂覽樞勳篇淮南人問訓高誘注豎小使也。左傳成十六年杜注奉卮酒而進之，子反曰去之。

穀陽反，內豎正義云：鄭元云豎未冠之名，故杜以為內豎也。友字當為衍文。此酒也。豎穀陽曰：非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為人嗜酒，甘之不能絕之於口，醉而臥。恭王欲復戰而謀事，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恭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寡人目親傷，所恃者司

馬，司馬又如此，是亡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寡人無與復戰矣。○顧廣圻曰：十過篇無與字，先罷師



而去之。斬子反以爲大戮。故曰豎穀陽之進酒也。非以端惡也。端故子反也。實心以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

而已矣。此行小忠而賊大忠者也。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若使小忠主法。則必將赦罪。赦罪以相愛。○先

乾道本不重赦罪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重赦罪。今據補。是與下安矣。然而妨害於治民者也。常魏之方明立辟。○顧廣圻曰。逕從憲令行之時。○顧廣圻曰。當衍行字。按下文當趙之方明國律。逕從大軍之時。句當燕之方明奉

法。逕審官斷之時。句其句例同。又下文云。故曰明法者強。承此三句之。三。明字也。有功者必賞。有

罪者必誅。強匡天下。威行四鄰。及法慢。妄予。○顧廣圻曰。及法慢三字。爲一句。妄予二字。爲一句。而國日削矣。當趙之方明國律。從

大軍之時。人衆兵強。辟地齊燕。及國律慢。用者弱。○顧廣圻曰。而國日削矣。當燕之方明奉法。審官斷之

時。東縣齊國。南盡中山之地。及奉法已亡。官斷不用。左右交爭。論從其下。則兵弱而地削。國制於鄰敵矣。

故曰明法者強。慢法者弱。強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爲。國亡宜矣。語曰。家有常業。雖飢不餓。國有常法。

雖危不亡。夫舍常法而從私意。則臣下飾於智能。○先慎曰。乾道本無下字。盧文弨云。張凌本皆有下字。顧廣圻云。藏本臣下有下字。是也。先慎奏。意林臣下有

下字。今據補。臣下飾於智能。則法禁不立矣。是妄意之道。行治國之道。廢也。治國之道。去害法者。則不惑於智

能。不矯於名譽矣。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之。禹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盧文弨曰。之

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以此觀之。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則古者先貴如令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先

謙曰。首以遵令爲貴。故曰先貴如令。說亦可通。故鏡執清而無事。美惡從而比焉。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從而載焉。夫搖鏡則不得

爲明。搖衡則不得爲正。法之謂也。故先王以道爲常。以法爲本。本治者名尊。本亂者名絕。凡智能明通。有

以則行無以則止故智能單道不可傳於人○王先謙曰單盡也言雖智能竭盡虛而無而道法萬全智

能多失夫懸衡而知平設規而知圓萬全之道也明主使民飾於道之故○王渭曰於下當有法知二字

故佚而有功○先慎曰乾道本無故字有作則顯廣圻云今本佚上更有故字則作有釋規而任巧釋法

而任智惑亂之道也亂主使民飾於智○先慎曰乾道本於作將顯廣圻云今本將作於今據改不知道之故故勞而無功釋法禁而

聽請謁羣臣賣官於上取賞於下○先慎曰賞讀為償是以利在私家而威在羣臣故民無盡力事主之心而務為

交於上民好上交則貨財上流○先慎曰而巧說者用謂請謁也若是則有功者愈少姦臣愈進而材臣

退則主惑而不知所行民聚而不知所道○道從此廢法禁後功勞舉名譽聽請謁之失也凡敗法之人必

設詐託物以來親○顯廣圻曰藏本又好言天下之所希有此暴君亂主之所以惑也人臣賢佐之所以

侵也故人臣稱伊尹管仲之功○先慎曰此下疑脫而見則背法飾智有資稱比干子胥之忠而見殺則

疾強諫有辭○顯廣圻曰疾夫上稱賢明下稱暴亂不可以取類○王先謙曰能用伊尹管仲是賢明之

古人皆以劫制其君使下易於干進上難於行罰然伊尹○王先謙曰乾道本無者字顯廣圻云

管仲不世出進諫者必非比干子胥故曰不可以取類○顯廣圻曰今人臣多立其私智上君之立法句相對以法

屬上今據補君之立法○顯廣圻曰今人臣多立其私智上君之立法句相對以法

為非者是邪○虛文弨曰者字衍顯廣圻曰以法為非者五字句與上以為是也句對先慎曰顯廣誤當

不當以智○此思之則知凡臣下之情皆欲過公法立私智也○先慎過法立智○是語意相承者字

爲句言自以其智過公法立私智也。舊注不說邪字，疑其所據本作是以智過法立智。今衍邪字於義難通。顧氏於前後文句讀一一訂正，而此句未了。由不知邪字之衍耳。凌本作以邪爲智，與舊注不合。非是先慎曰：俞說非邪語辭。屬上爲句，以智過法立智。當作以知過法立智。古文知智同。用知字後人於知之誤爲智者，並加日字於下。此涉上下文而誤。舊注云：以此思之，則知凡臣下之情，皆欲過公法立私智。是其所見本句如是者禁。曰：顧廣圻主之道也。四字爲句。禁主之道。○盧文弨曰：禁字衍。主之道三字。迥屬下。自若是者禁至此。今必明於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義也。必行其私信於朋友，不可爲賞勸，不可爲罰沮。人臣之私義也。私義行則亂，公義行則治。故公私有分，人臣有私心，有公義。修身潔白而行公行正，居官無私。○先慎曰：人臣之公義也。汙行從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則人臣去私心，行公義。亂主在上，則人臣去公義，行私心。故君臣異心，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害身而利國，臣弗爲也。害國而利臣，君不爲也。○先慎曰：乾道本告作富，爲作行。臣之情，害身無利君之情，害國無親。君臣也者，以計合者也。至夫臨難必死，盡智竭力爲法爲之。○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之字。子反。故先王明賞以勸之，嚴刑以威之。賞刑明，則民盡死，民盡死，則兵強。主尊刑賞不察，則民無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則兵弱。主卑。故先王賢佐盡力竭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審。先王知之矣。

## 卷六

解老第二十 ○盧文弨曰：此及下篇當依老子各章分段。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神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得。得者得身也。○先

謂得者。兩得字。各本作德。察身全之謂得。得者得身也。正承上得者言之。御覽七百二十引。正作得。明作德。誤。今據正。凡德者以無為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

用固。為之欲之。則德無舍。○王先謙曰。舍止也。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則生

有德。○先謙曰。生有德。承上不全無功。兩者言疑。無功上脫不全二字。乾道本有作於。虛文。昭云。藏本張

生老子云。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也。有德則無德。○王先謙曰。德非病也。德則無德。不德則有德。○先謙曰。以為即所謂生有德也。改從今本。德則無德。文不成義。德上當有生有二字。不德則有德。乾道本作

不得則在。有德。虛文。昭云。在字疑衍。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得作德。先慎案。作德是。今據改。在字衍。張榜本無。今據刪。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所以貴。無為無思為虛者。○先謙曰。舊謂其意無所制也。夫無術者。故以無為無思為虛也。○先謙曰。說

也。靈臺清靜。自然而虛。若無道術之人。有意為虛。所謂故也。夫故以無為無思為虛者。其意常不忘虛。是制於為虛也。虛者謂其意所

無制也。○虛文。昭曰。今制於為虛。是不虛也。虛者之無為也。不以無為為有常。不以無為為有常。則虛。虛

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曰。上德無為而無不為也。○先謙曰。德經。河上公。王弼本。不作以。葉夢得。不作

條末也。字。矣。字。多非老子文。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

仁為之而無以為也。○先謙曰。今

義者。君臣上下之事。○虛文。昭曰。凌本事作禮。先慎曰。御覽四百二十一引。亦作禮。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親疏內外之分

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宜。○先慎曰：乾道本脫下宜字。顧廣圻云：此下當有宜字。先慎按：拾補有宜字。今依增。子事父宜。賤敬貴宜。○先慎曰：乾道本賤作衆。顧廣圻云：亦誤。此承上父子貴賤言。明字當作賤。依藏本今本改。知交友朋之相助也宜。○先慎曰：九字爲句。謂知字屬下。爲句非友。朋依上。當作朋友。親者內而疏者外宜。○顧廣圻曰：今本無宜字。藏本有。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爲之。故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

禮者所以貌情也。○先慎曰：乾道本貌情作情貌。下同。虛文。弘云：情貌倒。從張本作貌情。先慎案：虛說是貌。卽文飾也。禮記月令疏引定本節謂容飾也。容飾卽容貌也。下文禮者外飾之所以諭內也。內指情言。飾卽貌也。御覽五百四十二引作禮者所以飾貌情也。貌上更有飾字。蓋校者旁注飾字。以釋貌義。刊書者失刪。亦見飾貌二字。古通而作情貌者。誤。今據乙。羣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諭。故疾趨卑拜以明之。○先慎曰：乾道本故作其。以作而。誤。下文故好言繁辭以信之。與此正。相對。顧廣圻云：今本其作故。先慎案：御覽引其作故。而作以。今據改。實心愛而不知

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飾之所以諭內也。○先慎曰：乾道本節作飾。今據改。故曰：禮以貌情也。○顧廣圻曰：當

衍曰：字。案此及喻老。凡故曰之下。例必引。老子文。其不然者。卽有誤也。今皆正之。凡人之爲外物動也。不知其爲身之禮也。衆人之爲禮也。以尊

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之爲禮以爲其身。○先慎曰：乾道本下之字作以。顧廣圻云：今本上以字作之。君子之爲禮相對。明此不當作以。改從今本。以爲其身。故神之爲上禮。上禮神而衆人。貳故不能相應。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爲

之而莫之應。衆人雖貳。聖人之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上之字。誤。案此以十四字爲一句。故曰：攘臂而

仍之。○顧廣圻曰：經典釋文仍作仍。博本及今德經皆作仍。先慎曰：仍。王弼作仍。說文仍因也。仍。扞字。異義同。道有積而德有功。○顧廣圻曰：德當作積。德者道之

韓非子集解 二 解老第二十

功。功有實而實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仁之事也。事有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也。故曰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

禮爲情貌者也。先慎曰：乾道本連上。盧文弨云：當提行此爲情。貌與前文自別。先慎案：盧說是。今從拾補提行。文爲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

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

之珠。不飾以銀黃。先慎曰：御覽八百三十八百六引。隋並作隨。八百六引。銀黃作黃金。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

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其禮樸而不明。先慎曰：乾道本無樸字。顧廣圻云：今本禮下有樸字。按。句有

文不成義。故曰禮薄也。夫禮者。忠信之薄也。所以亦用故曰以明之。非必盡引老子成文而不節也。下文

改從今本。故曰禮薄也。夫禮者。忠信之薄也。所以亦用故曰以明之。非必盡引老子成文而不節也。下文

是謂深其根。固其柢。本善無是謂二字。善建者不拔。本善固云。故曰拔之類是也。又有增多其字。以足義

者是謂道紀。本書作道理之者也。喻老篇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而老子元文。作子孫祭祀不輟。是也。

此節云禮薄也。下又申明。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正與下文故曰道之華也。又申之。以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故

曰無不克。又申之以故曰無。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子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

不克。則莫知其極之類。同例。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子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

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王先謙曰：禮繁者。實衰與。實衰者。貌薄。然則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王

先謙曰：通人。謂衆人。綠衆人之實心而形之於事。衆人之爲禮也。人應則輕歡。勸上文云：時勸時衰。不應

則爲禮之貌。故曰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衆人之爲禮也。人應則輕歡。勸上文云：時勸時衰。不應

則責怨。今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之首也。文例。此當脫是以曰

亂之首。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皆無也。字。下道之華也。同。而亂之首乎。顧廣圻曰：今德經

也。一句。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皆無也。字。下道之華也。同。而亂之首乎。顧廣圻曰：今德經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王先謙曰：與莊子盜跖篇故推正不忘耶。釋文：忘或作妄。此忘妄古通之證。無緣而忘。年注：言公之多忘。釋文：忘本又作妄。

莊子盜跖篇故推正不忘耶。釋文：忘或作妄。此忘妄古通之證。無緣而忘。年注：言公之多忘。釋文：忘本又作妄。

鳴於門外。○先慎曰：乾道本無有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有字。先慎曰：先慎案：御覽八百九十九事類賦二十二引並有今據補。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御覽引無

乾道本無在其二字。案下文而白在其角。文法一律。明乾道是字。角作頸誤。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焉殆矣。○先慎曰：竭其聰

下仍作角。可證。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焉殆矣。○先慎曰：竭其聰

華之末。庶幾近之。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

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顧廣圻曰：句有誤。當

以二字不誤。與故字同。上文故曰：道之華也。此言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先慎曰：也字

首也。語正相同。皆本老子文變。故言是以者。避下故曰：以成文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先慎曰：也字

而愚之首也。○顧廣圻曰：今德經無也字。所謂大丈夫者。謂其智之大也。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者。○顧

曰：今德經下處字作居。非。傳本與此合。首皆作始。所謂大丈夫者。謂其智之大也。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者。○顧

本與此合。下不處其華同。行情實而去禮貌也。所謂處其實不處其華者。必緣理不徑絕也。○先慎曰：徑絕即妄

意度也。徑絕與經絕同義。解見下文。所謂去彼取此者。去貌徑絕。○顧廣圻曰：去彼取此。見三十八章。以上

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

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貴之謂福。○先慎曰：乾道本為下無

顧廣圻云藏本有貴者是也。而福本於有禍。故曰禍兮福之所倚。先慎曰老子明皇陸希聲本無之字倚因也。以成其功也。

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衣食美。先慎曰乾道本至下無則字顧廣圻云藏本有則字。衣食美則驕

心生。驕心生則行邪僻而動棄理。先慎曰道乾本無行字顧廣圻云今本則下有行字今據補。行邪僻則

身死天動棄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天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先慎曰王先謙曰禍與此對文不當更有生字此緣上生字而誤衍。故曰福兮禍之所伏。先慎曰明皇陸希聲本無之字伏匿也。

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無不能成者。大能成天子之勢尊。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祿。夫棄道理

而妄舉動者。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下有倚頓陶朱卜祝之富。先慎曰乾道本下有天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天字卜祝未詳先

慎案天字衍今依顧校刪卜祝疑為十倍之譎。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資也。衆人之輕棄道理而易妄舉動者。不知其禍福之深

大。而道闊遠若是也。故論人曰孰知其極。先慎曰此變文而言與是以曰愚之首也同例。人莫不欲富貴全壽。而未有能免於

貧賤死天之禍也。心欲富貴全壽。而今貧賤死天。是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

之謂迷。迷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矣。今衆人之不能至於其所欲至。故曰迷。先慎曰與失路等下故曰拔與此句例同。衆人

之所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自天地之剖判。以至于今。盧文弨曰子字張本無故曰人之迷也其日故以久矣。虛

曰日字凌本無顧廣圻曰今德經人作民無也字矣字傳本與此合故皆作固皆無以字先慎曰王弼作人與此同陸希聲趙孟頫本作民迷其日固以久矣。

所謂方者。內外相應也。盧文弨曰內言言行相稱也。副也。昌證反。所謂廉者。必生死之命也。先慎曰輕謂能死節。

所謂方者。內外相應也。外二字凌本倒。言言行相稱也。先慎曰稱昌證反。所謂廉者。必生死之命也。先慎曰輕謂能死節。



恬資財也。○先慎曰：恬淡也。所謂直者，義必公正，心不偏黨也。○先慎曰：乾道本心上有公字，顯廣圻云：今本公

慎案：顯廣圻云：今本公今依凌本刪。所謂光者，官爵尊貴，衣裘壯麗也。今有道之士，雖中外信順，不以誹謗窮墮。○張本：虛文昭云：今本公

曰：論語子貢方人，釋文：鄭本作謗，謂言人之過惡，墮當作隨，禮記曲禮上言不隨，注：隨，不正之言，順從自

不謂人之過惡，忠信則無不正之言，然已雖信順，自持不以信順責人，則世之謗隨者，吾不誹之窮之，所

謂方而雖死節，輕財不以侮罷羞貪，雖義端不黨。○顯廣圻曰：藏本同，今不以去邪罪私，雖勢尊衣美，不

以夸賤欺貧，其故何也？使失路者而肯聽習問知，即不成迷也。○王渭曰：習當作能，見下文。顯廣圻曰：案

字：知如今衆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爲敗者，生於不知道理，而不肯問知而聽能，衆人不肯問知聽能，而聖

人強以其禍敗適之，則怨。○王渭曰：適，讀爲適。衆人多而聖人寡，寡之不勝衆數也。○先慎曰：數，音索角反。今舉動而與天下

爲讐。○顯廣圻云：今本無之字，今據刪。非全身長生之道也。是以行軌節而舉之也。○顯廣圻曰：句有誤，先

節即方廉直光舉之謂，以此正衆人也。呂覽自知所以舉過也。法舉猶正也。是其證。故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劔。○先慎曰：乾道本劔作穢，顯廣圻云：

經典釋文云：劔，河上作害。淮南子道應訓引亦作劔。今案：藏本乃以他本老子改耳。韓子自作穢。上文云：不以侮罷羞貪，即不穢之義。先慎案：王弼注：劔，傷也。不以清廉劔傷於物也。即死節輕財，不以侮罷羞貪。

之義：劔，穢聲近而誤。非韓子本作穢也。今據藏本改。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先慎曰：說文無耀字。河上公作曜。傅本作耀。李約本作

倒以上見五十八章。聰明容知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人也者，乘於天明以視，寄於天聰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故視強則目不

濁之聲。智識亂則不能審得失之地。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耳不能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不能避晝日之險。○王先謙曰：言非獨夜迷。聾則不能知雷霆之害。狂則不能免人閒

法令之禍。書之所謂治人者。○先慎曰：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

識之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盲聾悖狂之禍至。是以嗇之。嗇之者。愛其精神。嗇其智識也。故曰：治

人事天莫如嗇。○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如皆作者。經典釋文作如。同此。先慎曰：趙孟頫本亦作如。

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謂術也。生於道

理。○盧文弨曰：謂張本作爲。先慎曰：爲謂古通俗人妄改。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先慎曰：陷於禍。猶未

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禍患之形。○盧文弨曰：禍患二字。張凌本倒。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謂嗇

是以蚤服。○盧文弨曰：張本謂作惟。以作謂。凌本服作復。上下句皆同。王弼本作復。釋文復音服。顧廣圻

也。上文後於道而服於理。又云：不服從道理。又云：虛無服從道理。即解老子蚤服之義。服從之服字。當作

服。更無疑義。知韓子所見德經本作服不作復也。困學紀聞卷十引老子服作復。並引司馬公朱文公說

云：不遠而復。謂王弼本作早服。而注云：早服常也。亦當作復。據此則王弼本仍作復。與本書合。宋儒據釋文爲訓。未檢韓子也。凌氏依誤本老子改本書。非是。

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先慎曰：故上當有則字。故舊也。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

重積德。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顧廣圻曰：今德經及傳本

公作是謂。積德而後神靜。神靜而後和多。和多而後計得。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戰與此合。

易勝敵。而論必蓋世。論必蓋世。故曰無不克。先慎曰：河上公作剋，下同。無不克本於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

戰易勝敵。則兼有天下。論必蓋世。則民人從。進兼天下而退從人民。其術遠。則衆人莫見其端末。莫見其

端末。先慎曰：下末字。乾道本無。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端下有末字。今據增。是以莫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殃之。不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夫能有其國。必能安其社稷。能保其身。必

能終其天年。而後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矣。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道則其智深。其智深

則其會遠。其會遠。衆人莫能見其所極。唯夫能令人不見其事極。盧文弨曰：夫張本作天。顧廣圻曰：不

見其事極者。爲能保其身。有其國。先慎曰：乾道本見下脫其字。爲下脫能字。盧文弨云：張本有今據增。故曰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

有國。顧廣圻曰：今德經及傳本皆無則字。

所謂有國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於所以有國之術。所以有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母。夫道以與世周

旋者。其建生也長。持祿也久。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樹木有曼根。有直根。根者。書之所謂柢也。顧廣

德經柢作帶。傳本作柢。與此合。經典釋文云：柢亦作帶。今案帶字非此之用。俞樾曰：根上當有直字。上云有曼根。有直根。此云直根者。下云曼根者。蓋承上而分釋之。帶字之意。以老子所謂深根固柢者。根卽曼

根。柢是直根也。今奪直字。失其旨矣。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先慎曰：乾道本持上脫以字。顧

當補。先慎案。上文亦有以字。明乾道本脫。改從今本。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於理者。其持祿也久。

故曰深其根。體其道者。其生日長。故曰固其柢。柢固則生長。根深則視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柢。長生久視。



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人字。盧文弨云：傷下脫人字。張

字藏本傷下有人字。是也。傳本及今德經皆有。今據補。鬼祟也。疾人。○王渭曰：也字衍。鬼祟疾人四字作一句。謹與下文之謂鬼傷

人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

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民皆作人。按：韓子自作民。先慎

誤本老子刪之也。河上公王弼傳本並有。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

外不事利其產業。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蓄積盛。民蕃息而蓄積盛之

謂有德。凡所謂崇者魂魄去而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崇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則精神不亂。○先

慎曰：乾道本下則字作而。盧文弨云：凌本而作則。今據改。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蓄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兩

不相傷則德交歸焉。○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則皆作故。先慎曰：兩上並有夫字。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先慎曰：以

有道之君外無怨讐於鄰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夫外無怨讐於鄰敵者其遇諸侯也。外有禮義。○顧廣

字當衍。八字當爲一句。內有德澤於人民者其治人事也務本。○先慎曰：人當作民。下文遇諸侯有禮義則役希起。治

民事務本則淫奢止。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內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淫

奢。上不事馬於戰鬪逐北而民不以馬遠通淫物。○先慎曰：乾道本通淫作淫通。顧廣圻云：今本作通淫

之物謂不以馬遠致奢侈之物也。若作遠淫通物則不辭。所積力唯田疇。積力於田疇。○先慎曰：乾道本

字顧廣圻云藏本有今本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也○顧廣圻曰傳本糞作播與各本全於仍作唯今據藏本補

老無先慎曰糞播古通

人君者無道○先慎曰乾道本無者字道下更有道字虛文昭云張凌本君下有者字顧廣圻云藏本君下有者字顧廣圻云藏本君

校改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國內暴虐則民產絕外侵欺則兵數起民產絕則畜生少兵數起則

士卒盡畜生少則戎馬乏士卒盡則軍危殆戎馬乏則將馬出○顧廣圻曰將當作控牛近之誤驥識論

數發戎馬不足控牝入陣故駒犢生於戰地即木於此也他書又作字軍危殆則近臣役馬者軍之大用

郊者言其近也今所以給軍之具於將馬近臣○先慎曰控馬近臣非軍中故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矣○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皆無矣字喻老無

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先慎曰而字依有欲甚則邪心勝邪心勝則事經絕事經絕則禍

難生○虛文昭曰二經字張本作輕顧廣圻曰藏本二經字皆作輕按經當作徑上文必緣理不徑絕也

之先慎曰經徑二字義同易上經釋文廣雅釋言經徑也釋名徑經也言人之所經由是觀之禍難生於

邪心邪心誘於可欲可欲之類進則教良民為姦退則令善人有禍退之既退之後更思闕伺中傷故令

有禍也○顧廣圻曰依下文然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夫上

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禍莫大於可欲○顧廣圻曰禍當作罪與上文大罪也相承喻老不

此句是以聖人不引五色不淫於聲樂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人無毛羽連上今提行不衣則不犯寒俞

鬱曰犯寒上當有足以二字下文故聖人衣足以犯寒是其證先慎曰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爲

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

虛則不憂矣衆人則不然大爲諸侯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胥靡有免死罪時活王先謙

在罪字下罪有時活與終身不解文義相對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

故欲利甚於憂先慎曰憂則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失度量則妄舉動妄舉動則禍

害至禍害至而疾嬰內疾嬰內則痛禍薄外則苦先慎曰乾道本重痛禍薄外四字苦下有痛雜於腸

痛雜於腸胃之間七字衍顧廣圻云痛禍薄外四字藏本不重按此矣嬰內則痛爲一句苦痛雜於腸胃

禍薄外則苦爲一句下多複衍先慎按盧顧說是據藏本張本刪四字依拾補刪七字

之間顧廣圻曰八字爲則傷人也惜則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莫惜於欲利

曰今德經借作大非傳本與此合傳本及德經利皆作得按當作得上文云欲利猶欲得也又云其欲得

之憂不除也仍作得可證喻老不誤先慎曰李約本借作甚說文借痛也古音甚憊同利當作得顧說是

以上見四道者萬物之所然也先慎曰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

道理之者也有云是謂道紀此當解彼也紀理也先慎曰顧說是也道字逗紀理義同故道經作紀韓子

改爲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王先謙曰薄追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爲物之制萬物各異理王先謙曰萬

物各異理而道盡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重今據補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物之理不變則不通不得

不化故無常操。

○王先謙曰：言不執一。

無常操是以死生氣稟焉。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

藏，維斗得之以成其威。

○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顧廣圻云：今本得下有之字。按：依上下文當補先慎案。顯說是。依今本補莊子大宗師篇：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並有

之字。是其證。

日月得之以恆其光。○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顯廣圻云：藏本今本得下有之字。今據補。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

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軒轅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以與天地統。

○孫詒讓曰：統疑當作終。言壽與天地同長也。終統二字篆文形相近而誤。

聖人得之以成文章，道與堯舜俱智，與接輿俱狂，與紂桀俱滅，與湯武俱昌，以爲近乎遊於四極，以爲遠

乎常在吾側，以爲暗乎其光昭昭。

○先慎曰：乾道本無其字。顯廣圻云：藏本今本光上有其字。今據補。

以爲明乎，其物冥冥而功成天地和

化雷霆，宇內之物恃之以成，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萬事得

之以敗，得之以成。

○先慎曰：乾道本事作物案。物字緣上文而誤。依拾補改。道譬諸若水。林語作之。

溺者多飲之，卽死，渴者適飲之

卽生，譬之若劍戟，愚人以行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故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敗，得之以成。

○先慎曰：故下有曰字，得之以死四句老子各本無，蓋佚文也。

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得

聞，見聖人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形。

○先慎曰：今人不聞道，見一聖人，則執其顯見之功以處見其形也。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趙孟規本

物作象，以上見十四章。

凡理者，方圓短長，麤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物可得道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物字。盧文昭云：張凌本有今據補。

故定理有存



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

○慎曰乾道本地上有與字俱作具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下與字今本具作俱誤先慎案與字衍今據刪俱字是今據改

無攸易無定理○先慎曰乾道本下者字在謂常下盧文弨云謂常下者字衍張凌本俱無顧廣圻云藏本者字在而常下是也謂常二字句絕屬上而常者三字逗屬下今本兩常下各有者字

○先慎曰乾道本常下有所字盧文弨云所無攸易謂無所變易也據改無定理非在於常是以不可道也

○先慎曰乾道本常下無顧廣圻云藏本無所字王案盧顧說是今據刪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強字之曰道

○顧廣圻曰傳本第二十五章云故強二字非也然而可論○王先謙曰惟故曰道之可道非常道也

○盧文弨曰道下之字凌本無顧廣圻曰傳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

與九竅十有三者○先慎曰者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故曰生之徒也十有三者

○盧文弨曰徒下也字一本無三下者字衍顧廣圻曰德經無也字者字至其死也

○先慎曰乾道本至下無今據補十有三具者皆還而屬之於死死之徒亦有十三

○先慎曰有三也○先慎曰據此明上有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不止也

○盧文弨曰下死字衍凌本生盡生盡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為死死地也

○盧文弨曰不重先慎曰盧說誤見下故曰民之生生而動

○顧廣圻云傳本之作亦此句當於動皆之死地○顧廣圻曰亦十有三

此甚大於兕虎之害。夫兕虎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兕虎之害矣。民獨知兕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萬物之盡有爪角也，不免於萬物之害。何以論之？時雨降集，曠野閒靜，而以昏晨犯山川，則風

露之爪角害之。○先慎曰：乾道本風露作虎兕，誤。顧廣圻云：今本兕虎作風露，今據改。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角害之。○先慎曰：乾道本壘上衍虛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虛字，今

憎愛無度，則爭鬪之爪角害之。嗜慾無限，動靜不節，則瘞疽之爪角害之。○先慎曰：乾道本壘上衍虛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虛字，今

刪據好用其私智而棄道理，則網羅之爪角害之。兕虎有域，而萬害有原，避其域，塞其原，則免於諸害矣。凡

兵革者，所以備害也。○顧廣圻曰：乾道本藏本皆提行，今本誤連。先慎曰：上卽解陸行不遇兕虎三句，不當提行，改從今本。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無

忿爭之心，則無所用救害之備。此非獨謂野處之軍也。聖人之遊世也，無害人之心，無害人之心。○先慎曰：乾道

本不重無害人之心，句顧廣圻云：藏本重是也，今據補。則必無人害，無人害則不備人。故曰：陸行不遇兕虎。○先慎曰：河上王弼本

與此入山不恃備以救害。○顧廣圻曰：山當作世。故曰：入軍不備甲兵。○盧文弨曰：張凌本作備作被，顧廣圻曰：藏本

彼反案，藏本以他本老子改耳。韓子自作備，先慎曰：備被義同。廣雅釋詁：備具也。史記絳侯世家：集解引張揖注：被具也。故本書作備。王弼本作被甲兵，以在己者言，明作備作被二字，並通。河上本作避，聲之誤也。注謂不好戰以殺人，則依文立訓非是。遠諸害，故曰：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先慎曰：乾道本容作

德經亦作容，先慎案：釋名：容用也，合事宜。不設備而必無害，天地之道理也。體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焉。○顧廣圻曰：今德經無

焉。字傳本有與此合。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先慎曰：德經無矣。字以上見五十章。

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務致其福。○先慎曰：乾道本

四字不重，盧文弨

云張浚本皆重。顧廣圻云藏本重務致其福是也。今據補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爲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道。

○先慎曰。乾道本不重。見必行之道。○先慎曰。乾道本其上。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

道。○先慎曰。乾道本不重。見必行之道。○先慎曰。乾道本其上。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

慈。故曰。慈故能勇。○先慎曰。傅本。慈。故曰。慈故能勇。慈上有夫字。

周公曰。○先慎曰。舊。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常費。而況於人乎。故

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寶其

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顧廣圻曰。之下當有脫文。先慎

也。○顧說非。一律皆變文。也。○顧說非。一律皆變文。

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則有短長。有短長則有大小。有大小則有方圓。有方圓則

有堅脆。有堅脆則有輕重。有輕重則有白黑。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先慎曰。大小當

定。而物易割也。故議於大庭而後言。○王先謙曰。後言者。則立權議之士知之矣。○先慎曰。有權謀

成方圓而隨其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規矩。議言之士。計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之

規矩。故曰。不敢爲天下先。不敢爲天下先。則事無不事。功無不功。而議必蓋世。欲無處大官。其可得乎。處

大官之謂爲成事長。○王先謙曰。爲字衍。謂爲。是以故曰。○顧廣圻曰。以下當有脫文。先慎曰。顧說非也。

作故曰不敢為天下先。故能為成事長。○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皆無為字。是其證。

慈於子者，不敢絕衣食；慈於身者，不敢離法度；慈於方圓者，不敢舍規矩；故臨兵而慈於士吏，則戰勝敵。

慈於器械，則城堅固。故曰：慈於戰則勝，以守則固。○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於皆作以。傳本戰作陣，與

難，故勝也。是晉時本作勝。傳本誤於。當作以。慈字逗。老子慈上有夫字。夫能自全也，而盡隨於萬物之理者，必且有天生。天生也者，○顧廣

經六十七章云：天將救之，此解彼也。當是韓子所引有同。今未詳。生心也。○王先謙曰：有善

曰：盡下之字，訓為往。天下之道，事必萬全，而舉無不當，則謂之寶矣。故曰：吾有三寶，持而寶之。○先謙曰：皆往。生於其心，是以慈衛之也。

木書作我寶之作保之。陸希聲趙孟頫作保而持之。傳本與此合。以上見六十七章。

書之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顧廣圻曰：解第五十三章行於大道。所謂貌施也者，

慎曰：貌飾也。下文所謂飾巧詐也。施，邪道也。所謂徑大也者，○先謙曰：德經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先

謂服文采，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朝甚除也者，獄訟繁也。獄訟繁則田荒。○顧廣圻曰：德經作田。謂服文采，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朝甚除也者，獄訟繁也。獄訟繁則田荒。其燕經典釋文無音無。田荒則

府倉虛。○顧廣圻曰：德經作倉甚虛。府倉虛則國貧，國貧而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絕，衣食之業絕，則民不

得無飾巧詐。飾巧詐則知采文，知采文之謂服文采。○先謙曰：王弼河上公

為俗，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劍刺之，○先謙曰：國之受傷。本采作綵。傳本與此合。獄訟繁，倉廩虛，而有以淫侈

至於傷國者，○顧廣圻曰：十其私家必富，私家必富，故曰：資貨有餘。○虛文昭曰：資，老子作財。顧廣圻曰：資貨下文作貨資。傳本作貨財。今德

經作財貨非國有若是者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效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大姦作則小盜隨○先慎曰乾

則字顧廣圻云今本有改從今本大姦唱則小盜和等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等先則鍾瑟皆隨○先慎曰鐘等唱則諸

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貨有餘者是之謂

盜等矣○顧廣圻曰故下當有曰字德經無而者之矣四字等作等今按韓子自作等先慎曰乾道本資

貨作貨資據道藏本拾補校張凌本乙上文正作資貨不誤夸字無義當依此訂正以上見五十

章三

人無愚智莫不有趨舍恬淡平安莫不知禍福之所由來得於好惡怵於淫物而後變亂所以然者引於

外物亂於玩好也恬淡有趨舍之義平安知禍福之計而今也玩好變之外物引之引之而往故曰拔○

慎曰此與上故曰迷同例至聖人不然一建其趨舍雖見所好之物不能引不能引之謂不拔○先慎曰德經

情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爲動神不爲動之謂不脫○先慎曰德經爲人子孫者體此道以守宗廟不滅之

謂祭祀不絕○顧廣圻曰職本今本重宗廟按此不當重傳本及德經絕皆身以積精爲德家以資財爲

德鄉國天下皆以民爲德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亂其精神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顧廣圻曰今德經之

此合下四句同按淮南子道應訓引此真者慎之固也治家者○先慎曰者字依無用之物不能動其計

則資有餘故曰修之家其德有餘○盧文昭曰有老子作乃當據改與上下治鄉者行此節則家之有餘

者益衆故曰修之鄉其德乃長治邦者行此節則鄉之有德者益衆故曰修之邦其德乃豐○顧廣圻曰

國者非傳本作邦與此合先慎曰作莅天下者行此節則民之生莫不受其澤故曰修之天下其德乃普廣圻曰傳本善作溥按善溥同字也修身者以此別君子小人治鄉治邦莅天下者各以此科適觀息耗則萬不失一慎曰  
用此程法靜觀動故曰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顧廣圻曰藏本有此句德經亦有先慎以邦觀  
止自無不知者邦河上本邦作國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以此  
以上見五十三章

卷七

喻老第二十一○盧文弼曰藏本連六卷中

天下有道無急患則曰靜○顧廣圻曰遽傳不用故曰卻走馬以糞○先慎曰解老天下無道攻擊不休

相守數年不已甲冑生蟻蝨○顧廣圻曰處幄帷而兵不歸故曰戎馬生於郊○先慎曰解翟人有獻豐狐玄豹

之皮於晉文公文公受客皮而歎曰此以皮之美自為罪夫治國者以名號為罪徐偃王是也以城與地

為罪虞虢是也○先慎曰乾道本以城上有則字盧文弼云凌張本者下有則字顧廣圻云今本以城上

則字而誤增以城與地為罪○承夫治國者言故曰罪莫大於可欲智伯兼范中行而攻趙不已韓魏反之

軍敗晉陽身死高梁之東○盧文弼曰遂卒被分○先慎曰十過漆其首以為淩器○先慎曰說苑建本

沃也。浸沃。若今人之浸麵。土虞禮。明齊淩酒。鄭注。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淩釀此酒也。澆器。卽釀酒之器。淮南道。應訓。作飲器。飲器亦酒器也。左傳。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褚少孫補。大宛傳。飲器。韋注。梓榼也。皆爲酒器。後人不識。浸字本義。遂以晉語少淩於豕牢。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虞君欲屈產之乘。與垂棘而得文王。韋注。少淩。小便。言其易也。之淩。釋之。

之璧不聽宮之奇。故邦亡身死。故曰。咎莫憯於欲得。邦以存爲常。霸王其可也。○先慎曰。乾道本無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竊下。

有王字。先慎案。此與富貴其可也。相對成文。不當少一字。身以生爲常。富貴其可也。○先慎曰。不求於外。今據補。有國者不務廣土。先圖自立。邦基既定。故可霸。王。身以生爲常。富貴其可也。○先慎曰。不求於外。

故可。不欲自害。則邦不亡。身不死。故曰。知足之爲足矣。○顧廣圻曰。今德經無矣字。傳本有。與此合。皆作富貴。不欲自害。則邦不亡。身不死。故曰。知足之爲足矣。○顧廣圻曰。今德經無矣字。傳本有。與此合。皆作

依德經於之下。補足字。爲當作常。八無欲心。則能常守其眞根。故曰。知足之爲常足。以上見四十六章。

楚莊王旣勝。○先慎曰。乾道本述上。盧狩於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孫叔敖請漢間之地。沙石之處。楚邦之

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敖獨在。○先慎曰。呂氏春秋。孟冬紀。楚孫叔敖有功於國。疾將死。戒其子曰。其爲地不利。而前有妬谷。後有展邱。其名惡。可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功臣封二世而收唯。寢邱不登也。獨在。藝文類聚。五十一引。作獨存。存在。義同。言惟孫叔敖所請之地不收也。此不以其邦爲

收者瘠也。○顧廣圻曰。故九世而祀不絕。○先慎曰。史記。僖故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脫。○顧廣圻曰。德經

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顧廣圻曰。德經無以其世。孫叔敖之謂也。○先慎曰。見

制在己曰重。○先慎曰。乾道本述上。今依趙本。提行。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王先謙曰。重可御輕。故曰。重

爲輕。根靜爲躁。君故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也。○顧廣圻曰。今道經。君子作聖人。非傳本作。君子與此

故曰。二字。故曰。當爲是以之。譌道經。邦者。人君之輜重也。主父生傳。其邦。○先慎曰。史記。趙世家。武靈王

作是以。卽其證。傳趙本。離下有其字。邦者。人君之輜重也。主父生傳。其邦。○先慎曰。史記。趙世家。武靈王

王自稱此離其輜重者也。故雖有代雲中之樂，超然已無趙矣。主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無勢之

謂輕離位之謂躁，是以生幽而死。○先慎曰：惠文王四年，公子成李兌圍主父宮三月餘而餓死沙邱宮。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顧廣

當作本，傳本作木，經典釋文云：本河上作。臣按：上文云：重為輕根，本根也。河上非是。主父之謂也。○先慎曰：以上見二十六章。

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勢重於人臣之間。○先慎曰：君於臣不當以閒言閒疑上之謬。失則不可復得也。○先慎曰：失其

君簡公失之於田成，晉公失之於六卿，而邦亡身死。故曰：魚不可脫於深淵。○顧廣圻曰：道經無深字，先慎曰：深字衍。唐諱淵，改深後

人回改，兼存深字耳。上人君之淵亦無深字，即其證。賞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為德；君見

罰，臣則益之，以為威。人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勢，人君見罰而人臣乘其威。○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顧廣圻云：今本有。依上句當有。今據

補。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先慎曰：六微篇邦作國，河上王弼並作國。莊子引作國，後漢翟酺傳亦作國。說苑作國之利器不可以借人，唯傳本作邦。案國為邦字避改，說見

上。

越王入宦於吳，而觀之，伐齊以弊吳。○顧廣圻曰：藏本今本觀作勸，按觀示也。勸字非。吳兵既勝，齊人於艾陵，張之於江濟，強之

於黃池，故可制於五湖。○先慎曰：越語吳越戰於五湖，章注：五湖今太湖，初學記：七引揚州記曰：太湖一名笠澤，左哀十七年傳：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是也。故曰：將欲翕

之，○顧廣圻曰：傳本作翕，與此合。經典釋文：翕，河上本作翕。先慎曰：古無翕字。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先

河上本欲。或作使非，必固強之。晉獻公將欲襲虞，遺之以璧馬，知伯將襲仇由，○先慎曰：將遺之以廣車，○先慎曰：西周策：昔

智伯欲伐委由，遺之大鐘，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高注：廣大車也。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顧廣圻曰：當有欲字。遺之以廣車，○先慎曰：西周策：昔



至弱勝強也。而要大功於天下，是謂微明。○顧廣圻曰：是上處小弱而重自卑，謂損弱勝強也。曰當作而合上為一章。而要大功於天下，是謂微明。○顧廣圻曰：是上處小弱而重自卑，謂損弱勝強也。曰當作而重自卑，損之謂弱勝強也。損句絕。傳本云：柔之勝剛，弱之勝強，今道經云：柔弱勝剛強。傳本與此為近之。先慎曰：顧說是以上見三十六章。

有形之類。連上。今提行。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族必起於少。○先慎曰：故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

之大事必作於細。○先慎曰：河上王弼本。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先慎曰：是以下有脫文。此當圖難於其易也。為大於其細也。○本有乎字。傳本有無也字。今德經乎字也。字皆無。千丈之隄，以螻蟻之

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王引之曰：突隙之烟，不能焚室。烟當為標，標誤為煙。又轉寫為烟耳。舊

讀若標。一切經音義十四引三倉云：標，進火也。呂氏春秋慎小篇云：巨防容蠅而漂邑殺人，突泄一標而

焚宮燒積。○今本燔字亦誤作煙。一切經音義十三引此正作標。○淮南人閒訓曰：千里之隄，以螻蟻之

穴滿，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今本亦誤作煙。御覽蟲豸部四引此正作標。○語意並與此同。世人多見煙少見標，故諸書中標字多誤作煙。○說見呂氏春秋煙火下。○故曰：白圭之行隄

也，塞其穴。○顧廣圻曰：曰字當衍。先慎。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先慎曰：易師丈人吉。鄭注：丈之言長，能

塞九年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積土塗以備火之乘隙而入也。○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先慎曰：初學記二

避難敬細以遠大者也。扁鵲見蔡桓公。○顧廣圻曰：史記列傳新序作齊桓公。立有閒，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

桓侯曰：寡人無疾。○先慎曰：各本無疾字。廣文引云：無下脫疾。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治不病以為功，居

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

病在腸胃，不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出。○先慎曰：乾道本無出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出字。先慎案：史記亦有今據補。桓侯又不悅，居十

日扁鵲望桓侯而還走。○先慎曰：還，反走也。桓侯故使人問之。○先慎曰：張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先

慎曰：乾道本無也。字顧廣折云：今本有也。字。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虛文昭曰：依下二句當有先慎案。史記亦有今據補。大劑先慎曰：火齊湯治腸胃病。倉公傳：齊郎中令循不得前後，三日飲以火齊湯而疾愈。又齊王太后病難於大小溲，溺飲火齊湯而病已。○序作大劑者，齊劑古通。夫乃火字之誤。當依此訂正。在骨

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虛文昭曰：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爭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聖人蚤從事焉。○顧廣折曰：曰字當衍。新序云：故聖人早從事。蚤從事焉。○其明證也。先慎曰：以上見德經六十三章。

昔晉公子重耳出亡。○先慎曰：各本連上。盧過鄭，鄭君不禮。叔瞻諫曰：此賢公子也，君厚待之，可以積德。鄭君不聽。叔瞻又諫曰：不厚待之，不若殺之。○虛文昭曰：張凌無令有後患。鄭公又不聽。○先慎曰：及公

子返晉邦，舉兵伐鄭，大破之，取八城焉。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而伐虢。大夫宮之奇諫曰：不可。唇亡而齒寒，虞虢相救，非相德也。○先慎曰：虞虢之所以相救者，今日晉滅虢，明日虞必隨之亡。虞君不聽。

受其璧而假之道，晉已取虢，還反滅虞。○先慎曰：張榜本已作以。此二臣者，皆爭於腠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則叔

瞻宮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而二君不聽，故鄭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顧廣折

無兩也。字先慎曰：見六十四章。

昔者紂爲象箸。○先慎曰：乾道本連上。盧而箕子怖。○虛文昭曰：怖，史記淮南作唏。凌本同。此自作怖。後

文昭云：當分段。今從之。

文昭云：當分段。今從之。

文昭云：當分段。今從之。

文昭云：當分段。今從之。

說非說文。怖惶也。怖或从布聲。唏笑也。一曰哀痛不泣曰唏。按下文吾懼其卒故怖。其始卒言懼。則始當言惶。不得於始。卽哀痛也。史記淮南作唏。誤。當依此訂正。藝文類聚七十三御覽七百五十九引作怖。當以爲象箸必不加於土。鏘必將犀王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則必旄象豹胎。字。盧文昭云。必上脫。則字。張凌本有。今據補。顧廣圻云。旄讀爲毛。先慎案。顧讀誤。呂氏存秋本味。箭肉之美者。旄象。旄象豹胎。必不衣旄象之約。高注。旄旄牛也。旄象二字。藝文類聚御覽均作薦。字誤。說林上篇亦作旄象。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短作短。誤。按本書說林上亦作短。王命論。思有短褐之矣。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先慎曰。則下有必。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爲肉圃。設炮烙。○俞樾

句踐入宦於吳。○先慎曰。舊。身執干戈爲吳王洗馬。○顯廣圻曰。洗他書又作先。先慎曰。洗先古通。謂前連上。今提行。身執干戈爲吳王洗馬。而走越語。其身親爲夫差前馬。是也。古本賤役。至

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顯廣圻曰。今德經曰。傳本與此合。先

義之有。二。而不知本。奢之義。亦有二。故詳說之。○登糟邱。○先慎曰。張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

請解炮烙之刑。難勢。築紂爲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爲炮烙。以傷民性。是皆以炮烙爲淫刑。此炮烙與肉

爲肉圃。設炮烙。登糟邱。臨酒池。則似爲飲食奢侈之事。別爲一義。蓋爲銅格。布火其下。欲食者於肉圃取

皆裁謂炮烙。木作炮烙。史記索隱引鄒誕云。烙一音閣。楊倞注。荀子議兵篇云。烙音古。貴反。觀鄒揚所音

不知有後一義。古事之失傳久矣。先慎曰。本書亦有二義。如難一篇。炮烙連斬。涉者之歷言。難二篇。兩言

以畏其卒。而怖其始也。若是炮烙之刑。則不特與肉圃諸事不類。且因爲象箸而至此。正見其由小而大。箕子所

爲肉圃。設炮烙。登糟邱。臨酒池。則似爲飲食奢侈之事。別爲一義。蓋爲銅格。布火其下。欲食者於肉圃取

飲食之地。何故卽於其地。炮炙人乎。蓋古書說炮烙者。本有二義。當各依本書說之。學。者。但。知。有。前。一。義。

氏春秋過理篇云。糟邱酒池。肉圃爲格。格卽炮烙。不言炮烙而直曰爲格。卽承肉圃之下。是於肉圃中爲

傳寫之誤。惟炮烙似有二義。荀子議兵篇。紂刻比干。囚箕子。爲炮烙刑。楊注。引列女傳曰。炮烙爲膏銅柱

圍糟邱酒池。並言則指飲食奢侈之事。俞氏知古登糟邱。○先慎曰。張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

格也。其爲炮肉之格。明矣。高注。格以銅爲之。布火其下。以人置上。人爛墮火而死。夫糟邱酒池。肉圃。皆是

皆裁謂炮烙。木作炮烙。史記索隱引鄒誕云。烙一音閣。楊倞注。荀子議兵篇云。烙音古。貴反。觀鄒揚所音

圍糟邱酒池。並言則指飲食奢侈之事。俞氏知古登糟邱。○先慎曰。張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

以畏其卒。而怖其始也。若是炮烙之刑。則不特與肉圃諸事不類。且因爲象箸而至此。正見其由小而大。箕子所

爲肉圃。設炮烙。登糟邱。臨酒池。則似爲飲食奢侈之事。別爲一義。蓋爲銅格。布火其下。欲食者於肉圃取

不知有後一義。古事之失傳久矣。先慎曰。本書亦有二義。如難一篇。炮烙連斬。涉者之歷言。難二篇。兩言

以畏其卒。而怖其始也。若是炮烙之刑。則不特與肉圃諸事不類。且因爲象箸而至此。正見其由小而大。箕子所

爲肉圃。設炮烙。登糟邱。臨酒池。則似爲飲食奢侈之事。別爲一義。蓋爲銅格。布火其下。欲食者於肉圃取

漢始以此名官百官公卿表太子太傅屬官有先馬故能殺夫差於姑蘇○先慎曰北堂書鈔一文王見

如淳云前驅也先或作洗汲黜傳作洗馬是其證

詈於王門○盧文弨曰王即古玉字顧廣圻曰戰國策云而武王羈於王門又呂氏春秋云武王事之夙

王即玉字高所說見淮南道應訓彼注玉門以玉得歸乃築靈臺作玉門相女童武王以此爲恥而不忘也

飾門可證也武王不當有羈事策羈當即晉之譌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牧野故曰守柔曰強越王之

霸也不病宦○先慎曰宦趙本作宜誤武王之王也不病胃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顧廣圻曰

字傳本有與此合皆無也字以其不病傳本及德經皆作以其不病按韓子自作不病是以無病也傳

本作是以不吾病今德經作是以不病皆無也字先慎曰此謂不以爲病故能除病以上見七十一章

宋之鄙人○盧文弨曰下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先慎曰見左襄十五年傳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也宜

爲君子器不宜爲細人用子罕曰爾以玉爲寶我以不受子玉爲寶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

不欲而不貴難得之貨○顧廣圻曰職本同今本無而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馮曰○顧廣圻曰周字句絕讀依淮南道應訓塗字淮南作徐此文上徐

又加土於其下耳事者爲也爲生於時知者無常事○王潤曰知當作時先慎曰王說是道書者言也言生於知

知者不藏書○顧廣圻曰淮南脫不字知讓曰智先今子何獨負之而行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儻之○先慎曰

喜焚其書故知者不以言談教而慧者不以藏書篋○王先謙曰書當在藏字上此世之所過也而王壽復之○先慎

公注復之者使反本也故曰學不學復歸衆人之所過也○顧廣圻曰傳本及德經無歸字也字又傳

學不學以復衆人之過歸字疑衍

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導之。因隨物之容。○顧廣圻曰：有誤未詳。先慎曰：顧說非也。下因字微逗。其義甚靜。則建乎德。動則順乎道。○王先謙曰：靜則心有定形。乘其機以引導之。不待雕琢而聽其自然。以成形。故

而成。豐殺莖柯。○顧廣圻曰：豐是豐。豐殺謂肥瘦也。殺音所。拜反。作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先慎曰：列

帖八十三引亂。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恃道化而不恃智巧。張湛注：此明用巧能不足以贖物。因道而

化則無不周。即承此巧字言之。功巧形近而誤。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先慎曰：白孔六帖引

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之智。○先慎曰：乾道本智上無之字。此皆一

葉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也。○俞樾曰：羨當作美。字之誤也。下文云：豐年大禾。臧獲不能惡也。

以一人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臧獲有餘。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顧廣圻曰：恃字。傳本及

今德經無。傳本有。與此合。先慎曰：治要引老子也。作馬。以上見六十四章。

空竅者。神明之戶牖也。○先慎曰：乾道本連上。虛耳目竭於聲色。精神竭於外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

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闕於牖。可以知天道。○顧廣圻曰：兩可以二字。今

於字。下知字。今德經作見。傳本作知。與此合。淮南道應訓引有以字。無於字。下知字。亦作見。先慎曰：闕。河

上公及傳本作規。畢沅考異云：說文窺小視也。闕。因。闕。頭。門中也。方言：凡相竊視。南楚謂之闕。蓋穴

中竊視曰窺。門中竊視曰闕。老子：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

楚人。用楚語。作窺。韓子自作闕。

趙襄主學御於王子期。○顧廣圻曰：期。上當有於字。下文及水書外諸說。右下皆同。先慎曰：顧說是。古於

反據此以改下文於字爲子誤俄而與於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主曰○先慎曰趙本主作王誤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

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於車人心調於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於

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先慎曰誘道誘馬於道也而先後心在於臣上何以調於馬○顧廣圻曰今本上作尙先慎曰上尙古通張榜本

何作可誤此君之所以後也○先慎曰此當連下爲一條

白公勝慮亂○先慎曰秦策高注慮謀也罷朝倒杖而策銳貫顛○顧廣圻曰淮南子道應訓列子說符篇作罷朝而

注頤或爲遺可借證矣先慎曰御覽三百六十八引無而字軋作頤血流至於地而不知鄭人聞之曰顛之忘將何爲忘哉○顧廣圻曰爲

不先慎曰作不是爲字誤故曰其出彌遠者其智彌少○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皆無者字少傳本作魅與各本異此言智周乎遠則所遺在近也

○王先謙曰思遠則忽近是以聖人無常行也能並智故曰不行而知能並視故曰不見而明○顧廣圻曰傳本及

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用萬物之能而獲利其上故曰不爲而成○先慎曰趙孟頫本無以上見四十七章

楚莊王莅政三年○先慎曰乾道本連上盧文昭云當分段凌本提行今據改無令發無政爲也右司馬御座○盧文昭曰張

隱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不鳴○顧廣圻曰史記楚世家新序無不翅餘嘿然無聲此爲何

名王曰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先慎曰乾道本長上有觀字顧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先慎曰

飛飛必冲天雖無鳴鳴必驚人子釋之不穀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

處士六而邦大治舉兵誅齊敗之徐州○顧廣圻曰史記年表威王七年圍齊於徐州楚世家同或此莊王謂威王也勝晉於河雍合諸侯於宋

遂霸天下。莊王不爲小害善，故有大名。○王先謙曰：害字不當，蓋與善形近誤衍。不蚤見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晉

希聲。○顧廣圻曰：傳本希作稀，按同字也。先慎傳本音與各本全異，見四十一章。

楚莊王欲伐越。○盧文弨曰：連下爲一條。顧廣圻曰：荀子楊倬注引無莊字，按莊王與莊子諫曰：曰：乾道

本莊作杜，顧廣圻云：楊注引此杜作莊，先慎案杜乃莊之誤。御覽三百六十六引作莊，下同。今據改。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莊子曰：臣患智之如目也。

○先慎曰：乾道本臣下有愚字，智之作之，智，盧文弨云：愚字衍。張凌本無之，智當作智之。善倒謬。王渭云：愚下有脫字，先慎案：盧說是。下此智之如目也，即承此句。王渭不知之，智二字之倒，故疑有脫文。御覽引

正作臣，愚知之。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先慎曰：御覽引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

如日也。今據刪。兵之弱也。莊躄爲盜於境內。○先慎曰：乾道本躄上有躄字，顧廣圻云：躄本今本無躄字，按躄字當衍。荀

威王時，使將軍莊躄將兵。又云：莊躄者，故楚莊王苗裔也。索隱：楚莊王弟爲盜者，當是據此耳。呂氏春秋

介立篇云：莊躄之暴，郢高誘注：莊躄楚成王之盜，成當作威，又異用篇云：既與企足，高誘注：企足，莊躄

也。皆大盜人名。躄，誤作躄，校者旁改。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先慎

遂致兩有。先慎按：顧說是。今據刪。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先慎

本欲上脫而字。盧文弨云：張凌本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知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

有先慎案：御覽引亦有今據補。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知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

○顧廣圻曰：傳本及今道經之謂二字作者。傳本末有也字。下句同。先慎曰：自見，老子作自知。此文上言

臣患智之如目也。又言此智之如目也。即以莊王事喻老子自知之謂明。句道經自知，即承知人者智也。

而韓子所見本有不同也。當依老子作知。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先慎曰：御覽三百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

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

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見三十三章。先慎曰：以上

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予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先慎曰：事類賦九引無而字。周惡賢

者之得志也。故予費仲。文王舉太公於渭濱者，貴之也。而資費仲玉版者，是愛之也。故曰：不貴其師，不愛

其資，雖知大迷。先慎曰：知讀為智。趙本大作太。誤。是謂要妙。公注能通此意，是謂知微妙要道也。見二十七章。顧廣圻曰：傳本是作此，與各本全異。先慎曰：河上

說林上第二十二。盧文弨曰：藏本卷七起。先慎曰：索隱云。說林者，廣說諸事，其多若林，故曰說林也。

湯以伐桀。先慎曰：以已同。而恐天下言己為貪也。因乃讓天下於務光，而恐務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務光曰：

湯殺君而欲傳惡聲于子，故讓天下於子。先慎曰：言湯欲嫁名於務光，故讓務光以天下。受湯之天下，是並弑君之名而受之。務光因自投於河。

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為於僕與行事。名。言佩僕之事，而為行之事也。讀者誤以行事連讀，遂於此文亦

公佩僕璽而為行事，是兼官也。音直良切。公雖為僕，王猶使之於公也。先慎曰：言雖受僕

子圉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圉入，請問客。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蝨之細者也。吾今見之

於君，子圉恐孔子貴於君也，因為太宰曰：先慎曰：各本謂作請，緣上文請字而君已見孔子，亦將視子

猶蚤蝨也。先慎曰：乾道本重孔子二字。趙本視子作視之。盧文弨云：已張凌本作君，凌本不重孔子。藏

誤。御覽不重孔子二字。今據刪。太宰因弗復見也。

誤。御覽不重孔子二字。今據刪。太宰因弗復見也。



魏惠王爲白里之盟。○顧廣圻曰：白里，將復立於天子。○先慎曰：立於

房當是旁之誤。彭，旁同字也。鄭卽韓也。韓策有謂鄭王曰：『韋，本書七術。』君勿聽。大國惡有天子，小國利之。

○先慎曰：『若君與大不聽，魏焉能與小立之。』○先慎曰：『策大惡，烏路反。』

晉人伐邢。○顧廣圻曰：『與左傳不同。』先慎曰：『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蚤，邢不亡。』晉不敵，齊不重。且夫持危

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敵晉，齊實利。○先慎曰：『齊當爲其之誤。』下其

其名實美。○王潤曰：『桓公乃弗救，子胥出走。』○顧廣圻曰：『燕策云：『張丑，先慎曰：『候吏也。』

欲執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釋之。』○先慎曰：『藝文類聚八

字作憂而二字誤。吳越春秋作關吏因舍焉。正作因字。

慶封爲亂於齊，而欲走越。○顧廣圻曰：『左傳云：『奔吳。』其族人曰：『晉近，奚不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

人曰：『變是心也，居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雖遠越，其可以安乎。』

智伯索地於魏宣子。○顧廣圻曰：『宣，策作桓。說苑權謀篇：『魏宣子弗予。』任章曰：『○顧廣圻曰：『說苑權謀篇

今人表中，中有任章。先慎曰：『淮南人，開訓作任登。登，增聲。近，本書外。』何故不予。宣子曰：『無故請地，故弗予。』

○先慎曰：『請當爲索。』上。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彼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子之地，智伯必驕而輕敵。

鄰邦必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則智伯之命不長矣。○虛文昭曰：『伯，張凌本。』周書曰：『將欲敗

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予之。

○先慎曰：王應麟疑此爲蘇秦所託，周書陰符之類。

君不如予之以驕智伯，且君何釋以天下圖

智氏，而獨以吾國爲智氏質乎？

○先慎曰：質的也。存韓篇則秦必爲天下兵質矣。義正同。君曰善，乃與之萬戶之邑。智伯大悅，因索地於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之，外趙氏應之內。智氏自亡。

○先慎曰：策自作遂說，死亦作遂。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荆人

○先慎曰：非。

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爲聲，而以襲秦爲實也。不如備之。戍東邊，荆人輟行。

齊攻宋，宋使臧孫子南求救於荆。

○顧廣圻曰：策衛節無孫字。

荆大說，許救之甚歡。

○顧廣圻曰：歡當從策作勸。高注勸力也。臧孫子憂而

反，其御曰：「索救而得，今子有憂色，何也？」臧孫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小宋而惡於大齊，此人之所以憂也。」

而荆王說。

○先慎曰：策說下有甚字。

必以堅我也。我堅而齊敵，荆之所利也。臧孫子乃歸，齊人拔五城於宋，而荆救不

至。魏文侯借道於趙而攻中山，趙肅侯將不許。趙刻曰：「君過矣，魏攻中山而弗能取，則魏

必罷，罷則魏輕，魏輕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也。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必許

之而大歡。」

○顧廣圻曰：臧本今本重許之策有歡當從策作勸。

彼將知君利之也，必將輟行。君不如借之道，示以不得已也。

○顧廣圻曰：墨子非墨篇乃樹鴟夷子皮於田常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鴟夷子皮

負傳而從，至望邑。子皮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澤涸，

○先慎曰：各本作涸澤，誤。藝文類聚九十六，御

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爲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者。」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

○先慎曰：

各本脫子者二字。文不成句。藝文類聚御覽引有御覽事類賦引補子者二字。人必以我爲神君也。云。先慎曰。乾道本無而行二字。顯廣圻云。藏本今才迫下有而類。引亦。今據補。人皆避之曰。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爲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爲我使者。萬乘之卿也。有今據補。人皆避之曰。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爲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爲我使者。萬乘之卿也。

子不如爲我舍人。田成子因負傅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

温人之周。周不納客。○顯廣圻問之曰。客耶。對曰。主人。○顯廣圻曰。周第無問之曰。客四。問其巷而不知也。

也。○先慎曰。各本卷下行人字。周第無問其巷而不知也。無人更囚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也。而

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也。誦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先慎曰。詩小雅。北山之篇。今君天子。

則我天子之臣也。豈有爲人之臣。而又爲之客哉。故曰。主人也。君使出之。

韓宣王謂樛留曰。○顯廣圻曰。樛。韓策作樛。案樛同字。本書難一篇。作樛。先慎曰。乾道才連上。今從趙本。提行。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

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兩用田成闕止。而簡公殺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先慎曰。難一篇。亦首張儀作樓翟。餘亦

不。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樹其黨。○顯廣圻曰。此樹寡力者借外權。羣臣有內樹黨。○顯廣圻曰。有策

驕主內。○顯廣圻曰。此行內字。策無先慎曰。有外爲交以削地。○王念孫曰。削地當爲列地。列古裂字。此內字。卽上文樹下內字。錯移在此。

子天園篇曰。割列讓。管子五輔篇曰。博帶梨大袂列。荀子哀公篇曰。兩驂列。兩服。裂分也。言借外權以分地也。韓策作或外爲交以裂其地。是其明證。列字本作削。形與削相似。因誤爲削。說文。削。分也。言借也。從刀。冫聲。裂。繒餘也。從衣。削聲。今九經中。分列之字。多作裂。則王之國危矣。紹績昧醉寐而亡其裘。先

未必非後人所改。此列字若不誤爲削。則後人亦必改爲裂矣。則王之國危矣。紹績昧醉寐而亡其裘。先

慎曰御覽四百九十宋君曰先慎曰御覽引宋作梁醉足以亡裘乎對曰桀以醉亡天下而康誥曰毋彝酒昭曰而

亡夫是漢時已無酒誥而康誥亦有佚文後人纂輯酒誥並康誥佚句亦併錯入當據此訂正彝酒者

常酒也先慎曰孫移是今從之常酒謂常飲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管仲隰朋從桓公

伐孤竹先慎曰各本桓上有於字伐上有而字意林及御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

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寸而有水先慎曰

九百四十七事類賦引無一字初字今據刪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

難師於老馬與蟻令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先慎曰乾道本聖人上無師字顯廣

朋之聖智尚師老馬與蟻之所知而今人不知己之愚以師聖人之智是謂過矣師老馬與蟻與師聖人之智相比成文聖人上不當無師字今據藏本今本補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之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殺中射

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先慎曰楚策三帝謁者二字是也此脫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

可食故食者不任罪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是客欺王也夫殺無罪之臣而明人

之欺王也不如釋臣王乃不殺

田駟欺鄒君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見鄒君曰今有人見君則眡其一目奚如先慎曰

百六十六引作瞶下同注云大叶切閉目也蓋卽韓子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兩目眡君奚爲不殺先

舊注玉篇瞶閉一目也本此爲訓眡爲目旁毛義稍隔



歸也。○中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麀。○先慎曰：各本孟下提行，治要連上，自樂羊為使，秦西巴持

之歸。○先慎曰：各本持之歸，作載之持歸。案載之持歸，語重復蓋一本，作載之歸，一本作持之歸，校者誤

據改淮南子。○又誤乙持字於之字下耳。治要藝文類聚六十六御覽八百二十二引無載字，說苑亦無今

歸至二字復。○今據藝文類聚御覽。引改淮南子作孟孫歸求慶安在。答曰：余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爲其子傅。

淮南子說苑居三月。○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麀，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

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先慎曰：各本西巴作巴西，案上兩云西巴，此誤。治

會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劍，臣相劍者也。臣請爲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爲君

刺之。衛君曰：子爲之是也，非緣義也，爲利也。吳強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爲吳王用之於我也。乃

逐之。○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逐下有之字，今據補。

紂爲象箸而箕子怖。○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盧文弨云：脫，凌本有。先慎曰：先

乾道本不上無必字。○案：御覽七百六十引有而字，喻老亦有。今據補。以爲象箸必不盛羹於土，鏞。○先

象豹胎。○案：喻老亦有必字，蓋作蓋御覽七百五十九引同。今據改。則必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盛菽藿，則必旄

求則天下不足矣。○聖人見微以知萌，○顧廣圻曰：見端以知末，故見象箸而怖，知天下不足也。○先慎曰：

也。○欲



隰斯彌○先慎曰見人表第五見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王先謙曰家田

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先慎曰離割也見儀禮士冠禮注數音所矩反言斧割其樹創未多也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

之數也○先慎曰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大事○盧文昭曰大事二字張作事事大三字而我

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楊子過於宋東之逆旅○先慎曰莊子山水篇楊作陽釋文司馬云陽宋也案楊陽二字古通水有妾二

人其惡者貴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之父答曰○先慎曰莊子作逆旅小子對曰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

吾不知其惡也楊子謂弟子曰行賢而去自賢之心焉往而不美○先慎曰行音下

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為人婦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先慎曰書益稷鄭注成猶終也國語

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為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反者倍其所以嫁○盧文昭曰反上脫自字張凌本有

張凌本涉下文而衛人自字耳其父不自罪於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顧廣圻曰令入臣之處官者皆是類也○先

人主令臣聚斂附益傷損國體與教其嫁子無異也

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復見未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不反舍○先慎曰

有而字御覽八百十引無今據刪遂去中山其御曰及見乃始善我○先慎曰乾道本及作反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反作

引及見二字作交何故去之魯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先慎曰意必以人言罪我○先慎曰意未出境而公子惡



之曰爲趙來閒中山君因索而罪之。

田伯鼎好士而存其君。白公好士而亂荆。其好士則同。其所以爲則異。○先慎曰：以下當有好士之三字。爲則異。下文其自刑則同。其所以自刑之爲則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爲則異。與此語句一律。明此脫好士之三字。淮南時則訓注爲故也。公孫友自刎而尊百里。○盧文當作支。先慎曰：盧說是。豎刁自宮而諂桓公。其自刑則同。其所以自刑之爲則異。○先慎曰：乾道本無以左傳作枝。枝支同字。字。盧文昭云：所下脫以字。張凌本有先慎案。此與上下文法一律。今據補。慧子曰：○盧文昭曰：慧惠同。狂者東走。○先慎曰：趙本狂作往。逐者亦東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爲則異。故曰同事之人不可不審察也。

### 卷八

說林下第二十三○顧廣圻曰：藏本連前爲卷非。

伯樂教二人相蹠馬。相與之簡子廐觀馬。一人舉蹠馬。其一人舉蹠馬。其一人○顧廣圻曰：今本無此六字。當在下文。自以爲失相上。上衍此字。其猶之也。古人其之通用。呂氏春秋音初篇注云：之其也。之可訓爲其。其亦可訓爲之。舉蹠馬。其一人。即謂舉蹠馬之一人。因傳寫誤衍此字。又不知其之同義。故移於上。以爲疊句。趙本知其誤。而不知其所以誤。遂刪此六字耳。蓋一人舉蹠馬。一人自後循撫而馬不蹠。故舉蹠馬之一人。自以爲失相。而自後循撫之一人。解之曰：子非失相也。文字極爲從順。一經譌誤。遂不可讀。從後而循之。三撫其尻而馬不蹠。此自以爲失相。其一人曰：子非失相也。○先慎曰：乾道本無曰字。顧據此其爲馬也。踳肩而腫膝。夫蹠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也。故後不舉。子巧於相蹠馬。而拙於

任腫膝。○顧廣圻曰：乾道本在下，有在腫膝而不任拙於八字。按有者衍也。俞樾曰：乾道本錯誤不可讀。

膝不可任也。是任膝者馬也。非相馬者也。安尋云：巧於相馬，拙於任腫膝乎？疑韓子原文本作子巧於相馬，而拙於在腫膝。在者察也。蓋徒知其為踉蹌而不能察，知其腫膝之不可任，是巧於相馬而拙於在腫膝也。乾道本在腫膝三字不誤，但在上又有任字，則是因任與在形似，又涉上下文諸字而誤。

於在腫膝也。乾道本在腫膝三字不誤，但在上又有任字，則是因任與在形似，又涉上下文諸字而誤。行耳。其下又有而不任拙於腫膝七字，全無意義，則即上句之複文。傳寫又錯誤，當刪去無疑。乃各本皆作而拙於任腫膝，則徒知乾道本之誤，而以意刪改之，仍無當也。先慎曰：趙本任下無在，夫事有所必歸，字是誤以在字為衍文，而不知衍任字也。又無而不任拙於腫膝七字，則命說合。今據刪夫事有所必歸，而以有所不完，疑有脫文。腫膝而不任，智者之所獨知也。惠子曰：置猿於柙中，則與豚同。柙中二字作檻，故勢不便，非所以逞能也。

衛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於坐席，正身見於奧。○先慎曰：各本無見字。御覽一百八十八引身藏室之尊處也。已處於尊，曾子於旁，故文子以為侮而不敬也。文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也哉！以我為君子也。君子安可毋敬也。以我為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曾子不僂命也。

鳥有關關者。○盧文弨曰：文選阮嗣宗詠懷詩：周周尚銜羽。李善注引此。重首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其羽而飲之。人之所有飲不足者，不可不索其羽也。○趙用賢曰：鱣似蛇。○先慎曰：鱣似蠶，人見蛇則驚駭，見蠶則毛起。漁者持鱣，引持作取。下七術篇作提。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為賁諸。○先慎曰：賁，賦賁。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以千里之馬時一有。○先慎曰：各本無以字，有字藝文類聚九十三御覽八百九十

賁育。○先慎曰：事類賦二十九術篇作提。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為賁諸。○先慎曰：賁，賦賁。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以千里之馬時一有。○先慎曰：各本無以字，有字藝文類聚九十三御覽八百九十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以千里之馬時一有。○先慎曰：各本無以字，有字藝文類聚九十三御覽八百九十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以千里之馬時一有。○先慎曰：各本無以字，有字藝文類聚九十三御覽八百九十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以千里之馬時一有。○先慎曰：各本無以字，有字藝文類聚九十三御覽八百九十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以千里之馬時一有。○先慎曰：各本無以字，有字藝文類聚九十三御覽八百九十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以千里之馬時一有。○先慎曰：各本無以字，有字藝文類聚九十三御覽八百九十

六引並有以字。其利緩。鷺馬日售。其利急。此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者惑也。○孫詒讓曰：此所引蓋逸周有字。今據增。

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權也。高注：用可否相濟也。常謂君常也。權謀也。謀度事宜不佚其道。兩文同出一原。而意指皆不甚明晰。以高說推之。似謂上言而下用之者

為事之常。下言而上用之者則為權。時暫用。權與常相對為文。故文子道德篇亦云：上言者常用也。下言者權用也。即隱襲淮南書語。蓋尙得其情。此云下言而上用者惑也。惑古字與或通用。或亦不常用之。言

與淮南子文子言權略同。韓子引之者以况千里馬。時一其利緩。猶下言上用之不可為常耳。

桓赫曰。○顧廣圻曰：桓赫未詳。或桓當是杜也。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

也。舉事亦然。為其後可復者也。則事寡敗矣。○先慎曰：乾道本後作不。盧文弨云：不字衍。先慎案：張榜本不作後。今從之。崇侯惡來。知不適紂

之誅也。○先慎曰：書大傳一注。適得也。而不見武王之滅之也。比于子胥。知其君之必亡也。而不知身之死也。故曰：崇侯

惡來。知心而不知事。○先慎曰：二人窺見紂心之喜怒。而不明國事。廢興。比于子胥。知事而不知心。○先慎曰：二人能料國事。成敗。而不知己之生死。聖人

其備矣。  
宋太宰貴而主斷。季子將見宋君。梁子聞之曰：語必可與太宰三坐乎。○顧廣圻曰：三讀為參。高誘注：戰國策云：參三人並也。不然

將不免。季子因說以貴主而輕國。○顧廣圻曰：圭當作生。呂氏春秋有貴生。即其義。宋君貴重其生。輕賤其國。則太宰長擅宋。故參坐而無惡於太宰矣。

楊朱之弟楊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而吠之。楊布怒。將擊之。楊朱曰：子毋擊

也。子亦猶是。曩者使女狗白而往。黑而來。子豈能毋怪哉。

惠子曰：羿執鞅持扞也。○王引之曰：鞅為馬頸粗。非射所用。鞅當為決。決誤為決。後人因改為鞅耳。決謂韠也。箸於右手。大指所以鈎弦也。扞謂韞也。或謂之拾。或謂之途。箸於左臂。所以扞弦。

也故曰執決持扞操弓關機衛風芄蘭篇童子佩鞬毛傳曰鞬抉也小雅車攻篇決拾既飲毛傳曰決鉤弦也拾遂也周官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箠矰戈抉拾鄭注引鄭司農云抉謂引弦驅也拾謂繕扞也鄉射禮袒決遂鄭注曰決猶闔也以象骨爲之箸右大擘指以鈎弦闔體也遂射鞬也以韋爲之箸操弓關左臂所以遂弦也內則曰右佩玦捍賈子春秋篇曰丈夫釋玦捍抉決與決同捍與扞同操弓關

機越人爭爲持的弱子扞弓慈母入室閉戶說文引之曰扞弓當作扞弓扞字從于不從干扞弓引弓也

黃蛇郭注曰扞挽也音紆呂氏春秋壅塞篇扞弓而射之高注曰扞引也淮南原道篇射者扞鳥號之弓高注曰扞張也弱子扞弓則矢必妄發故慈母入室閉戶若作扞禦之扞則義不可通今本呂覽淮南

扞字皆誤扞惟山海經不誤則賴有郭音也故曰可必則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則慈母逃弱子

桓公問管仲富有涯乎水至於邊則無水矣是涯爲水之止境計書收韓子而無涯字疑脫文答曰水

之以涯其無水者也富之以涯廣折云今本無上以字今據刪其富已足者也人不能自止於足而亡

其富之涯乎先慎曰亡讀爲忘謂欲富無厭故忘其涯也

宋之富賈有監止子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玉先慎曰御覽八百因佯失而毀之負其百金曰負其百

金者謂償其值百金負猶後世言陪也韓詩外傳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魏書刑法志云盜官物一備五私物一備十通鑑宋紀胡三省注云備陪償今人多云陪備負陪聲近字通陪今俗作陪

古無此字而理其毀瑕得千溢焉先慎曰御覽引作得十溢事有舉之而有敗而賢其毋舉之者負之時也

有欲以御見荆王者衆驕妒之因曰臣能撤鹿音窳旁擊也撤見王王爲御不及鹿自御及之王善其御

也乃言衆驕妒之

荆令公子將伐陳先慎曰左哀十六年傳楚公孫朝帥師丈人送之曰晉強不可不慎也公子曰丈人

伐陳杜注子西子此言公子當即公孫朝

奚憂。吾爲丈人破晉。丈人曰：可。吾方廬陳南門之外。○先慎曰：公子方伐陳，丈人卽爲廬。公子曰：是何也？曰：我笑句踐也。爲人之如是其易也。己獨何爲密密十年難乎？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逃之，舍於家人。家人藏其皮冠，夫棄天下而家人藏其皮冠，是不知許由者也。

三蠶食蕘，相與訟。○先慎曰：各本無食蕘二字，御一蠶過之。○先慎曰：御曰：訟者奚說？三蠶曰：爭肥饒之地。

一蠶曰：若亦不患臘之至而茅之燥耳。○先慎曰：說文：臘，冬至後三戌，臘祭百神。詩：汝墳，釋文：楚人名曰：燥耳。譌爲耶言若不患臘祭之日至而人之燥以茅耶。

若又奚患於是，乃相與聚噉其身而食之。○先慎曰：各本身作母，斲斲人乃弗殺。○顧廣圻曰：卷

蟲有蝮者，或作蝮，一身兩口，爭食相斲，遂相殺也。○先慎曰：乾道本蝮作蝮，爭下無食字。斲下有也字。遂相

食自殺三字。盧文昭云：蝮蝮皆非，據顧氏家訓勉學篇改正。作蝮，爭下無食字。斲下有也字。遂相

遂相下食，因自三字衍。俱依顏改。下蝮字當併改。顧廣圻云：古今字詁，蝮亦古之虺字。舊注當云：或作虺。

藏本今本皆作蝮。王渭云：洪興祖楚辭注引及柳子厚天對亦作蝮也。藏本爭下有食字。先慎案御覽九百五十一引正作蝮字。爭下有也字是也。今據改。人臣之爭事而亡其國者，皆蝮類也。○先慎曰：乾道本

宮有罌器有滌，則潔矣。行身亦然，無滌罌之地，則寡非矣。

公子糾將爲亂。○先慎曰：乾道本連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不樂，視不見，必爲亂。乃使魯人殺之。

公孫弘斷髮而爲越王騎，公孫喜使人絕之，曰：吾不與子爲昆弟矣。公孫弘曰：吾斷髮，子斷頸而爲人用

兵，我將謂子何。周南之戰，公孫喜死焉。

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矣。

○先慎曰：乾道本滿下有也。遂去之。故曰勿之八字。盧文昭云：下遂去之。或曰勿之矣。八字從凌本刪。先慎案。

八字涉下文而覆前。顧廣圻謂也。當作矣。是也。御覽一百八十引無也。遂去之。故曰勿之八字。今據刪。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之。曰：乾道本脫之字。盧文昭云：之字張凌本有。先慎案。御覽引有之字。今據補。故曰：物之幾者非所靡也。

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子貢曰：賜也能。乃導之。不復疑也。孔子曰：寬哉！不被於利。絜哉！民

性有恆。曲為曲。直為直。○先慎曰：數句當是子西對子貢言。孔子二字疑子西之誤。子貢導其釣名。子西者則為曲直者則為直。此其恆性也。皆子西對子貢之言。下直於行者曲於欲。即指孔子曰：本同。孫星衍云：宋本提行誤。子西不免。白公之難。子西死焉。故曰：直於行者曲於欲。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

我鳴琴。吾好珮。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先慎曰：孟子趙注振揚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

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周趨○顧廣圻曰：趨魏策作官。按又作霄。皆同字。謂宮他曰：為我謂齊王曰：以齊資我於魏。請以魏事王。宮他曰：不可。是示之

無魏也。齊王必不資於無魏者。而以怨有魏者。公不如曰：以王之所欲。臣請以魏聽王。齊王必以公為有

魏也。必因公。○先慎曰：策作必資公矣。是公有齊也。因以有齊魏矣。○顧廣圻曰：有齊當作齊。有策云：以齊有魏也。可證。

白圭謂宋令尹曰：君長自知政。公無事矣。今君少主也。而務名。不如令荆賀君之孝也。則君不奪公位。而

大敬重公則公常用宋矣。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先

達者相收。○先慎曰乾道本先作相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上相字作先先慎案作先者是今據改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弑君小白

先入爲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祇也秦醫雖善除。○先慎曰

上有養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養字城示詳先慎案養字涉上下不能自彈也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

之助此鄙諺所謂虜自賣裘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先慎曰御覽八百三十八引虜作備裘作表荆王伐吳吳使沮衛

歷融犒於荆師。○顧廣圻曰未詳左傳云暨由餘多不同先慎曰荆將軍曰廣圻云今本而作荆今據改

縛之殺以釁鼓問之曰汝來卜乎答曰卜卜吉乎曰吉。○先慎曰乾道本無乎曰吉三字顧廣圻云今本有乎曰吉三字今據補荆人曰今

荆將以女釁鼓其何也。○先慎曰乾道本以作欲盧文弼云欲張凌本作以今據改答曰是故其所以吉也吳使人來也固視將軍怒

○盧文弼曰人凌本作臣怒字衍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懈怠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國之卜非爲

一臣卜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且死者無知則以臣釁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將當戰之

時臣使鼓不鳴荆人因不殺也。

知伯將伐仇由。○顧廣圻曰戰國策作由注或作仇首史記樛里子傳作仇猶首者會之誤本書說林上篇作仇由同此吳師道引此山作繇呂氏春秋權勳篇作夙繇高誘注或作仇會夙公

之誤也當互正說文云臨淮有去猶縣漢書地理志同而道難不通。○先慎曰呂氏春秋作而無乃鑄大鐘遺仇由之君仇由之君

大說除道將內之赤章曼枝曰○顧廣圻曰曼呂氏春秋作蔓先慎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

以來卒必隨之○先慎曰乾道本必作以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以作不可內也仇由之君不聽遂內之赤

章曼枝因斷轂而驅至於齊七月而仇由亡矣○顧廣玩曰月當作日呂氏春秋云越已勝吳又索卒於

荆而攻晉左史倚相謂荆王曰夫越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不如起

師與分吳○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與作荆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越王怒將擊之大夫種曰不可吾豪

士盡大甲傷我與戰必不剋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顧廣圻曰說苑權以賂之

荆伐陳○先慎曰說苑指武篇云楚莊吳救之軍閒三十里雨十日夜星○顧廣圻曰說苑指武篇云雨

文雨而夜除星見也集韻有姓晴曜三文先慎曰姓星壘韻古文本通用星毛詩星言夙駕韓詩云星者

精也精今晴字漢書天文志孟康注曜精明也章昭注精清明也郭璞爾雅釋天注暉雨止無雲也是曜

姓精皆今之晴字而詩作星左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為陳陳未

成也而吳人至見荆陳而反○先慎曰御覽左史曰吳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

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

韓趙相與為難韓子索兵於魏○王潤曰子字衍策無孫詒讓曰存韓篇亦云書言韓子之未願借師

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可以從趙又索兵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

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搆於己乃皆朝魏○顧廣圻曰搆策齊伐魯索讒鼎○顧廣圻曰呂氏春秋審魯



以其鴈往。齊人曰：鴈也。魯人曰：真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顧廣圻曰：呂氏春秋新序云：柳下季。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愛之。○先慎曰：各本之下有信字。俞樾云：信字衍文。君曰：我愛之。之者指鼎而言。君固愛鼎，不愛信也。涉下句而衍信字。則義不可通。先慎云：俞說是。御覽四百三十引正無信字。今據刪。答曰：臣亦愛臣之信。

韓咎立爲君，未定也。弟在周，周欲重之，而恐韓咎不立也。綦毋恢曰：不若以車百乘送之，得立，因曰爲戒。

不立，則曰來效賊也。○光慎曰：效致也。咎爲韓君以兵車爲其弟之戒，否則咎爲韓賊，則以兵車致賊於韓也。

靖郭君將城薛。○先慎曰：乾道本下有曰字。顧廣圻云：今本無曰字。齊策無新序雜事。同將作欲。先慎案：無曰字是。御覽一百九十二引正無曰字。今據刪。客多以諫者。靖郭

君謂謁者曰：毋爲客通。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過三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進曰：海大

魚，因反走。靖郭君曰：請聞其說。客曰：臣不敢以死爲戲。靖郭君曰：願爲寡人言之。答曰：君聞大魚乎？網不能止，繳不能絳也。蕩而失水，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海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爲？君失齊，雖降薛城，至

於天，猶無益也。靖郭君曰：善。乃輟不城薛。○盧文弨曰：城上不字。衍齊策無顧廣圻曰：新序作罷民。弗城覽一百九十二引，乃不城薛。蓋不審輟爲輒之誤，而誤刪之也。

荆王弟在秦。○先慎曰：說苑權謀篇云：楚公子午。秦不出也。中射之士曰：百十引射作尉。資臣百金，臣能出之。因載百金

之晉。見叔向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請以百金委叔向。叔向受金，而以見之。晉平公曰：可以城壺丘矣。

○先慎曰：乾道本壺作壺。今據趙本改。下同。說苑正作壺。左傳：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實諸鄆丘。注：鄆丘，晉地。河東東垣東南有壺丘。平公曰：何也？對曰：荆王弟在

秦秦不出也。○先慎曰：御覽無也字。是秦惡荆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若禁之，我曰：爲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彼

如出之，可以得荆，彼不出，是卒惡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矣。公曰：善。乃城壺丘。謂秦公曰：爲我出荆王之

弟，吾不城也。秦因出之。荆王大說，以鍊金百鎰遺晉。○顧廣圻曰：藏本鍊作諫，諫作溢，按：作溢是也。諫當作練，練鍊同字也。先慎曰：御覽同藏本誤，不可從。淮南子云：秦以一鎰爲一金，而重一斤。漢以一斤爲一金，以百鎰鍊金遺晉，語自可通。毋庸改字。

闔廬攻郢，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對曰：溺人者一飲而止，則無逆者。○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逆作逆，形近之誤。十過篇云：不可遂，又云：子其使遂之。以其不休也，不如乘之以沈之。

鄭人有一子將宦。○先慎曰：說難篇鄭作宋，謂其家曰：必築壞牆，是不善人將竊，其巷人亦云：不時築，而人果竊之。以其子爲智。○先慎曰：以上當有其家二字，說難篇作其家甚智其子。以巷人告者爲盜。

觀行第二十四 ○盧文弨曰：藏本卷八起。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鏡無見疵之罪，○先慎曰：各本鏡上有故字，涉上文而衍。藝文類聚七十一

御覽七百十七，初學記二十五引，並無故字，今據刪。道無明過之惡。○先慎曰：各本惡作怨，藝文類聚御覽初學記引作惡，今據改。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

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自緩。○先慎曰：各本自緩作緩，已。藝文類聚二十三，御覽三百

以自急，文法正同。已字誤衍。御覽四百五十九，意林引並作自緩，無已字，今據改。董安子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先慎曰：治要安作闕，說

有餘補不足。先慎曰：張榜本無有字，盧文弨云：脫。張凌本有，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無有字，誤。以長續

短之謂明主。

天下有信數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舉。三曰彊有所不能勝。故雖有堯之智而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有烏獲之勁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賁育之彊而無法術。不得長生。故勢有不可得。

慎曰：乾道本勢作世。盧文昭云：世凌本。作勢先慎案。治要正作勢。今據改。事有不可成。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

也。雖朱易百步而難眉睫。朱作婁下同。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

自舉。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先慎曰：此言因其可得之勢。求其易行之道也。即承上勢不傾道不可而言。故用力寡而功名

立。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爲生死。人主有三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離心焉。聖賢之撲淺深矣。文昭曰：賢聖舊倒。今從張凌本。撲作機。故明主觀人。不使人觀己。明於堯不能獨成。烏獲之不能自舉。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張凌本。撲作機。

有。今據補。賁育之不能自勝。以法術。則觀行之道畢矣。

### 安危第二十五

安術有七。危道有六。安術一曰賞罰隨是非。二曰禍福隨善惡。三曰死生隨法度。四曰有賢不肖而無愛

惡。五曰有愚智而非譽。先慎曰：非董爲誹。六曰有尺寸而無意度。七曰有信而無詐。

危道一曰斲削於繩之內。二曰斲割於法之外。顯廣折曰：藏本同。今本斲作斷。按此有誤。未詳。先慎曰：疑作繩。大體篇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孤憤篇必在

繩之外矣。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樂人之所禍。五曰危人之所安。先慎曰：乾道本之作於。顯廣六曰所

是其證。

愛不親所惡不疏如此則人失其所以樂生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樂生則人主不尊不重死則令不行也。○盧文弨曰凌本無不重死則令不行也八字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以動則勝以靜則安治世使人樂生於為是愛身於為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常立。○盧文弨曰常張凌本作長國家久安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

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爭鄙起故安國之故若饑而食。○盧文弨曰饑當作飢下同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理於竹帛。○盧文弨曰凌本寄下有治字先慎曰治字衍文理治也其道順故後世服。○先慎曰絕今使人饑寒去衣食令使人去饑寒盧文

弨云從凌本增改作今使人饑寒去衣食先慎案盧校是今依改顧廣圻謂作令者誤以令字屬上讀非雖賁欲不能行廢自然雖順道而不立強勇之所不能行則上不能安。○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則作雖誤先慎曰既盡而

對無有則輕法。○先慎曰乾道本無無有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按當法所以為國也而輕之則功不立名不成聞古扁鵲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先慎曰其字當為甚之殘闕字甚病與危國相對為文

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先慎曰忠言也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先慎曰謂以拂耳之言為福也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失。○顧廣

一字為壽安之術也病而不忍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失聖人之意如此長利不遠垂功名不久立。

人主不自刻以堯而責人臣以子胥是幸般人之盡如比干盡如比干則上不失下不亡不權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身盡如比干○先慎曰盧文昭拾補改身爲臣顧廣圻云此二句以其力與其身相對言人字非先慎案顧說是故國不得一安廢堯舜而立桀紂則人不得樂所長而憂所短失所長則國家無功守所短則民不樂生以無功御不樂生字○顧廣圻曰乾道本此下重以無功御不樂生七字藏本今本無先慎曰道藏本今本是今據刪不可行於齊民如此則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

安危在是非不在於強弱存亡在虛實不在於衆寡故齊萬乘也○盧文昭曰齊下脫故字張凌本有而先慎曰齊下不當有故字張凌本誤而

名實不稱上空虛於國內不充滿於名實故臣得奪主○先慎曰此指田成而言殺天子也○盧文昭曰凌本作以成

得奪主句絕殺當作桀形近之誤桀字逗天子也句與上文故齊萬乘也句例同戰國策新序皆言宋康王剖軀之背史記云於是諸侯皆曰桀宋下文使軀以天性剖背是其證矣先慎曰顧說是凌本不得其

義而改之耳而無是非賞於無功使讒諛以詐僞爲貴誅於無罪使僞以天性剖背以詐僞爲是○先慎曰乾道本無爲字

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僞下有爲字先慎案詳僞爲是天性爲非相對成文有爲字者是今據補天性爲非小得勝大○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大有矣字誤

明主墜內故不外失失之近而不亡於遠者無有○先慎曰乾道本而作正盧文昭云凌本正作而顧廣

近失正國之理也是據誤本而爲之辭不可從故周之奪殷也拾遺於庭使殷不遺於朝則周不敢望秋毫於境而況敢易位乎

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故臨之而法去之而思堯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先慎曰乾道本道作

遺作道先慎案下能立道於往古即指道行而言明遺字形近而誤今據改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先慎曰御覽七百六十四引有民心二字能立道於

往古。先慎曰：乾道本往下有名字。今據刪。顧廣圻云：今本無名字。今據刪。而垂德於萬世者之謂明主。

守道第二十六

聖王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以必完法。盧文弨曰：其備是以必完法。句凌本無必字。非。法字疑衍。治世之臣。

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情盡者名立。善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此之謂上下相

得。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權衡。而務至於任鄙。戰士出死。先慎曰：此當有脫字。而願為賁育。守道者皆

懷金石之心。先慎曰：趙本皆作也。是。以死子胥之節。用力者為任鄙。戰如賁育。中為金石。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中

金石即心懷金石也。此指上守道者皆懷金石之心而言。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完矣。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易。故君子與小人俱正。盜跖與曾史俱廉。何以知之。

夫貪盜不赴谿而掇金。赴谿而掇金。先慎曰：乾道本不重赴谿而掇金。五字據道藏本。趙本補。則身不全。賁育不量敵。則無勇名。盜

跖不計可。則利不成。

明主之守禁也。賁育見侵於其所不能勝。盜跖見害於其所不能取。先慎曰：已不能禁賁育得而勝之。已不能守盜跖得而取之。故能

禁賁育之所不能犯。守盜跖之所不能取。則暴者守愿。邪者反正。大勇愿。巨盜真。先慎曰：乾道本真下有平字。按：平字涉下文。

而衍。今從趙本刪。則天下公平。而齊民之情正矣。人主離法失人。則危於伯夷。不妄取。而不免於田成盜跖之禍。

先慎曰：乾道本禍作耳。顧廣圻云：今本耳作禍。誤。按：不字衍耳。當作身。形相近也。與上句對。先慎案：說文：危在高而懼也。故危有高義。文選：七命注引論語：鄭注：莊子盜跖篇釋文引李注：並云：危高也。此言人

主雖於伯夷不妄取之高難法失人不能禁止臣下終何也。○先慎曰：乾道本何有田常盜跖之禍。顧說謬甚。趙本耳作禍是也。今依改。何也。作可。今據趙本改。今天下無一伯夷而姦人不絕世。故立法度量。度量信則伯夷不失。是而盜跖不得非。法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強不得侵。弱衆不得暴。寡託天下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姦人不徼幸。寄千金於羿之矢。則伯夷不得亡。而盜跖不敢取。堯明於不失姦。故天下無邪。羿巧於不失發。○先慎曰：不失發。乾道本作失廢。顧廣圻云：藏亡邪人不壽。○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壽作售。誤。而盜跖止。○王先謙曰：如此故圖不載宰予不舉六卿書不著子胥。不明夫差。○王先謙曰：此宰予謂齊簡公。與田成爭權而死者。蓋周世有二說。或云闕止。孫吳之略廢盜跖之心。伏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而無瞋目切齒傾取之患。○先慎曰：拾補。瞋作瞋。盧文弨者。是。許子說劍。人臣垂拱於金城之內。○先慎曰：乾道本無於字。顧廣圻云：今據補。而無扼腕聚唇嗟惜之禍。○盧文弨曰：同。服虎而不以桀。禁姦而不以法。塞僞而不以符。此賁育之所患。堯舜之所難也。故設桀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避曾史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避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使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也。以下有使字。先慎案：依上文當有。今據補。爲符非所以豫尾生也。所以使衆人不相謾也。不恃比干之死節。○先慎曰：乾道本不下有獨字。不幸亂臣之無詐也。恃怯之所能服。○盧文弨曰：恃。凌本作持。下有土字。誤。按依上文。常有弱字。握庸主之所易守。當今之世。爲人主忠計。爲天下結德者。利莫長於如此。○先慎曰：故君人者無亡國之圖。而忠臣無失身之畫。明於尊位必賞。○盧文弨曰：故能使人盡力於權衡。死節於官。

職通賁育之情。○顯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通下有於字誤。不以死易生，惑於盜跖之貪。○王渭曰：惑字有誤。不以財易身，則守國之道畢備矣。

用人第二十七

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寡而功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治國之臣效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先慎曰：不兼官也。而莫懷餘力於心，莫負兼官之責於君，故內無伏怨之亂，外無馬服之患。○盧文弨曰：馬凌本作矯。王先謙曰：凌本非也。馬服謂趙括。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先慎曰：乾道本爭下有訟字。盧文弨云：訟字秦本無。顧廣圻云：訟字衍。此涉下句而誤。先慎案：飭令篇亦無訟字。今據秦本刪。爭訟止，技長立，則彊弱不穀，力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之至也。

釋法術而任心治。○先慎曰：各本無任字。御覽八百三十引：心上有任字。是下去規矩而妄意度。○先慎曰：御覽引：妄作委，治要無。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短長。王爾不能半中。○王爾曰：王爾巧工。淮南子：王爾無所。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執規矩尺寸。○先慎曰：各本執作守。治要藝錯其制。先慎曰：中音丁仲反。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執規矩尺寸。○先慎曰：各本執作守。治要藝錯其制。先慎曰：中音丁仲反。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執規矩尺寸。○先慎曰：各本執作守。治要藝錯其制。先慎曰：中音丁仲反。失矣。○先慎曰：藝文類聚引：矣作一。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先慎曰：治要則人力盡而功名立。



明主立可爲之賞。設可避之罰。故賢者勸賞而不見子胥之禍。不肖者少罪而不見傴剖背。○先慎曰此宋康王事安

危篇云誅於無罪使 以天性剖背是也。盲者處平而不遇深谿。愚者守靜而不陷險危。如此則上下之恩結矣。古之人曰其

心難知。喜怒難中也。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顧廣圻曰鼓當作教。下文其教易知。故言用承此。以法教心。字誤。未詳所當作。君人

者釋三易之數。而行一難知之心。○先慎曰乾道本行下有之字。知之下無心字。顧廣圻云今本無上之字。下之字下有有心字。按依上文當刪補。今據改。如此則怒

積於上。而怨積於下。以積怒而御積怨。則兩危矣。

明主之表易見。故約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爲。故令行三者立。而上無私心。則下得循法而治。望表

而動。隨繩而斲。○先慎曰安危篇云一曰斲削於繩之內。二曰斲割於繩之外。是也。因攢而縫。○俞樾曰攢字無義。當作簪。荀子賦篇。簪以

曰因簪而縫也。說文金部。鑽可以綴著物者。簪卽鑽之段字。亦或作攢。周易豫九四。朋盍簪。京作攢。是也。古本韓子當亦作攢。傳寫因誤爲攢矣。如此則上無私威之毒。而下無

愚拙之誅。故上君明而少怒。○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君作居。按君字誤。下盡忠而少罪。

聞之曰。舉事無患者。堯不得也。而世未嘗無事也。君人者。不輕爵祿。不易富貴。不可與救危國。故明主厲

廉恥。招仁義。昔者介子推。無爵祿而義隨。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故人主結其德。書圖著其名。人主

樂乎使人以公盡力。而苦乎以私奪威。人臣安乎以能受職。而苦乎以一負二。謂一身兩役也。故明主除人臣之

所苦。而立人主之所樂。上下之利。莫長於此。不察私門之內。輕慮重事。厚誅薄罪。久怨細過。長侮愉快。長

侮人偷取一數以德追禍。禍賊當誅。而取是斷手而續以玉也。故世有易身之患。

時之快也。

人主立難爲而罪不及，則私怨生。○先慎曰：乾道本生作立，顧廣圻云：今本立作生，按立字譌，今據改。人臣失所長而奉難給，則伏怨結，勞

苦不撫循，憂悲不哀憐，喜則譽小人，賢不肖俱賞，怒則毀君子，使伯夷與盜跖俱辱，故臣有叛主。

使燕王內憎其民，而外愛魯人。○先慎曰：乾道本不奉行，今依趙本。則燕不用，魯不附，見憎不能盡力而務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

見上有民字，按當脫燕字。魯見說而不能離死命而親他主，如此，則人臣爲隙穴，而人主獨立，以隙穴之臣而事獨立

之主，此之謂危殆。

釋儀的而妄發，雖中小不巧。○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小作而，誤。釋法制而妄怒，雖殺戮而姦人不恐，罪生甲，禍歸乙，伏怨

乃結，故至治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故聖人極有刑法而死無螫毒，故姦人服，發矢中的，賞罰當符，故堯

復生，羿復立，如此，則上無般夏之患，下無比干之禍，君高枕而臣樂業，道蔽天地。○先慎曰：德極萬世矣，蔽當作被。

夫人主。○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依趙本，提行。不塞隙穴，而勞力於赭室，暴雨疾風必壞，不去眉睫之禍，而慕賁育之死，不

謹蕭牆之患，而固金城於遠境，不用近賢之謀，而外結萬乘之交於千里，飄風一旦起，則賁育不及救，而

外交不及至，禍莫大於此。當今之世，爲人主忠計者，必無使燕王說魯人，無使近世慕賢於古，無思越人

以救中國溺者。○先慎曰：見說林上，魯穆公條。如此，則上下親，內功立，外名成。

功名第二十八

問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逆

人心雖賁育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則不務而自生。○先慎曰：乾道本無不字。盧文弨云：則下脫不字。凌本有先慎案。治要有不字。今據補。得人心

則不趣而自勸。因技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進而名成。○先慎曰：各本進上有推字。案：推即進字。誤而衍者。治要無今據刪。若水之

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窮之令。故曰明主。

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於高山之上。下臨千仞之谿。○先慎曰：乾道本下作則。千作十。盧文弨云：則字。凌本作而下

二字。十張。凌本作千。先慎案。意林則作下。十作千。今據改。材非長也。位高也。桀為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為匹夫。不能正三

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鈞得船則浮。鎔銖失船則沈。○先慎曰：白孔六帖十。一引兩船字。並作舟。非千鈞輕而鎔銖重也。○先

乾道本鈞作金。無而字。盧文弨云：金藏本作鈞。先慎案：上文作鈞。明鈞者。是而字。脫據藝文類聚七十一。白孔六帖。御覽七百六十八。引改補。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短之臨高也。

以位不肖之制賢也。以勢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載之。故安衆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長。盡所能

故忠以尊主。主御忠臣。則長樂生而功名成名。實相持而成。○盧文弨曰：尊主下。馮校添以尊二字。持張

持字。御覽三百七十。引作須。形影相應而立。故臣主同欲而異使。人主之患。在莫之應。故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人臣

之憂。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先慎曰：御覽三百七十。引右左互易。故曰：至治之國。君若桴。臣若鼓。

技若車。事若馬。故人有餘力。易於應。而技有餘巧。便於事。○先慎曰：乾道本無便字。顧廣圻云：易字當衍。今本巧下有便字。誤。藏本無先慎案。有便字是。

此二文相對。顧氏以上易字為術。故下不應有便字。改從今本。立功者不足於力。親近者不足於信。成名者不足於勢。近者已親。而遠者

不結。則名不稱實者也。○盧文弨曰：張。凌本無者字。聖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載於世。則功不立。名不遂。故古

之能致功名者。衆人助之以力。近者結之以成。遠者譽之以名。尊者載之以勢。如此。故太山之功。長立於國家。而日月之名。久著於天地。○先慎曰：乾道本名作明。顧廣圻云：藏本明作名。王渭云：文選解嘲注引此作名。名字是此。皆以功名對言。今據改。此堯之所以南面而守名。○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名作功。誤。舜之所以北面而效功也。

大體第二十九

古之全大體者。○盧文弨曰：孫詒穀云：文選四子講德論注引作古之人君。大體者。先慎曰：治要御覽四百二十九引與本書同。選注誤。不可從。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

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先慎曰：御不以私累己。○先慎曰：治要私作心。寄治亂於法術。託是

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

之內。○先慎曰：用人篇云：隨繩而斷是也。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

責在乎己。而不在于人。故至安之世。○先慎曰：乾道本至上有致字。顧廣圻云：今本無致字。先慎案：致即至字。誤而覆者。改從今本。法如朝露。純樸不散。

○先慎曰：乾道本機作機。今從趙本改。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疲弊於道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寇戎。

雄駿不創壽於旗幟。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記年之牒空虛。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

使匠石以千歲之壽操鉤。○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鉤作鈞。誤。視規矩舉繩墨。而正太山。使賁育帶千將而齊萬民。雖盡力

於巧。極盛於壽。太山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巧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賁育盡威

以傷萬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茲止。澹然閒靜。因天命。持大體。故使人無離法之罪。魚無失水之

禍如此。故天下少不可。○盧文弨曰：少，凌本作無。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可作治。誤。

上不天，則下不徧覆。心不地，則物不畢載。○先慎曰：乾道本舉作太山不立好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

小助，故能成其富。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萬物備。歷心於山海而國家富。○先慎曰：治要歷作措。上無忿怒之毒。先

慎曰：治要毒作志。注云：志作毒。下無伏怨之患。○先慎曰：治要上下交順。○先慎曰：乾道本順作撲。盧

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至也。

### 卷九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儲聚也。謂聚其所說。皆君之內謀。故曰內儲說。

主之所用也。七術所察也。六微。○先慎曰：即七術。一曰衆端參觀。○先慎曰：欲求衆直。必參驗而聽觀也。○

或曰：端引申之。則凡未紀緒皆謂之端。禮記中庸執其兩端。詩載驅序箋。故猶端也。疏並云：端謂頭緒也。此謂頭緒衆多。則必參觀。否則誠不得聞。而為臣壅塞矣。若訓為直。則與下文不合。二曰必罰

明威。三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責下。○先慎曰：專聽一理。必有失。責下不一。能則不明。○先慎曰：責下。謂

詭使。○先慎曰：疑危而制之。譎詭而使之。則下不敢隱情。○先六曰挾知而問。○先慎曰：下文七曰倒言反事。○或倒

情可得而盡。此七者主之所用也。

觀聽不參。則誠不聞。不參。謂偏聽一人。則誠者莫告。○先慎曰：聽有門戶。則臣壅塞。然則為臣所壅。○先

慎曰拾補壘改壘。虛文昭云後凡擁字皆本作壘。先慎案趙本注其作各。其說在侏儒之夢見竈。侏儒夢竈言竈有一人。揚則後人無見。此譏廣圻云。今本說下有在字。哀公之稱莫衆而迷。公背謀事無衆。故迷。孔子對舉國盡黨季。故齊人見河伯。齊王專信一人。故被。與惠子之言亡其半也。惠子言君之謀事有半。疑有半。公皆稱不疑。則雷同。朋黨故。詐以。大魚為河伯。與惠子之言亡其半也。曰亡其半。此上五說皆不參門戶之聽。○虛文昭曰。注牛疑。下衍有。其患在豎牛之餓叔孫。叔孫專聽豎牛。故身。而江乙之說荆俗也。荆俗不言日。乾道本乙作乞。為。同。顧廣圻云。藏本乙作乙。是。嗣公欲治不知。謂不知治。故使有敵。恐其所貴臣妾。以成其朋黨。為擁更甚也。先慎案策。正作乙。今據改。嗣公欲治不知。謂不知治。故使有敵。恐其所貴臣妾。以成其朋黨。為擁更甚也。是以明主推積鐵之類。積鐵為室。盡以備矢。則體不傷。而察一市之患。雖一市之人言市有虎。猶未可也。注。虎上行之字。今從趙本刪。

參觀一

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是以刑罰不必。則禁令不行。其說在董子之行石邑。董子至石邑。象。趙國也。與子產之教游吉也。○子產教游吉。令法火以嚴斷。故仲尼說隕霜。仲尼對哀公言。隕霜不殺。而般法。刑棄灰。將行去樂池。○將行以樂池。不專任以刑賞之柄。故去之。而公孫鞅重輕罪。公孫鞅以謂輕罪尚不。先重。是以麗水之金不守。竊麗水之金。其罪辜。猶竊而不止。則有竊而獲免。而積澤之火不救。魯之積。輕罪。是以麗水之金不守者。故雖重罪不止也。○先慎曰。守當作止。註不誤。而積澤之火不救。魯之積。而人不救。則以成歡。以太仁弱齊國。成歡以齊王太仁。知其必弱齊國。○虛文昭曰。成歡後作謹。荀子解。不行法故也。成歡以太仁弱齊國。成歡以齊王太仁。知其必弱齊國。○虛文昭曰。成歡後作謹。荀子解。通用禮記樂記。鼓鞀之聲。謹注。或為歡。驩為馬名。本字。孟子驩如。荀子大略篇。夫婦不得不驩。皆以驩為。歡樂字。驩歡謹音義並同。故通用。春秋文公六年。晉侯驩。公羊作謹。史記作歡。是其證。荀子楊注。引成作。

戴誤說見下。卜皮以慈惠亡魏王。卜皮以魏王慈惠知其必亡其身也。○盧文弨曰注脫知字今從趙本。管仲知之故斷死人。知國常嚴禁人之厚葬。嗣公知之故買胥靡。嗣公亦知國當必罰有胥靡逃之以一都買而誅之。

### 必罰二

賞譽薄而謾者下不用。謾欺也。○先慎曰乾道本用下有也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也字。先賞譽厚而

信者下輕死。其說在文子稱若獸鹿。獸鹿唯就藪草猶人臣之歸恩厚也。故越王焚宮室。焚其室者欲行賞罰於

車轅。賞移轅者欲示李悝斷訟以射。欲人之善射故其斷宋崇門以毀死。崇門之人居喪而瘠君

之故式怒。隨圻云藏本今本知下有之字。先慎案有者是也。今據補注起本詔作招。昭侯知之故藏弊

袴。○先慎曰弊厚賞之使人為賁諸也。婦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鱧。是以效之也。拾蠶握鱧而不惱者利在故

摠曰是以效之。當作以是效之。效者明也。是即指婦人漁者而言。謂厚賞之下可使人人為賁諸以婦人

之拾蠶漁者之握鱧明之也。下文云鱧似蛇蠶似蠅人見蛇則驚駭見蠅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蠶漁者握

鱧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為孟賁是其義也。荀子正論篇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弑君由此效

之也。楊注曰效明也與此文句法正同。今誤作是以效之。舊注謂此得利忘難之效也。失其解矣。

賞譽三

一聽則愚智不分。直聽一理不反覆責下則人臣不參。下之材能一一貴之。其說在索鄭。魏王以鄭本梁

之不思梁水鄭地鄭人亦索與吹竽。混商吹竽是不責下也。故令得參其患在申子之以趙紹韓沓為嘗

試。申子為請兵先令趙紹韓沓嘗韓君知其意然後說終成其私也。○故公子汜議割河東。韓王欲河東

非計也。公子汎激君行令。○盧而應侯謀弛上黨。皆一聽之患也。○先慎曰。注誅下脫弛字。

一聽四

數見久待而不任。姦則鹿散。謂人數見於君。或復久待。雖不任用。外人則謂此得王之意。使人問他。則不  
鬻私。謂使此雖知其所為。陽若不知。更試以他。是以鹿敬還公大夫。鹿敬使市者不為姦。而戴謹詔視輜  
車。戴謹欲知奉筭。周主亡玉簪。求神明之響也。商太宰論牛矢。太宰詭論牛矢。以

詭使五

挾智而問。則不智者至。挾己所智。而有所問。則雖不智者。莫不皆智也。○趙用賢曰。言挾己之智而問。則  
為顯也。乃與下事相合。注非深智一物。衆隱皆變。於一物。智之能深。則衆隱伏之物。莫不變而露。見其說  
顧廣圻曰。智讓為知。下同。深智一物。衆隱皆變。○先慎曰。乾道本注。於下有伏字。今從趙本。刪其說  
在昭侯之握一爪也。握爪。伴亡。以故必南門而三鄉得。必審南門之牛。犯苗而三鄉之犯者。皆尋其情。周  
主索曲杖而羣臣懼。私得曲杖。下皮事。庶子。使庶子愛御史。使得彼陰懼也。○盧文昭曰。注陰情。譌陰懼。  
卜皮乃使少庶子伴愛之。以知御史陰情。正作使字。注作使。庶子是也。謂西門豹詳遺轄。謀遺其轄。欲取  
愛御史亦誤。下皮使庶子伴愛御史之愛妾。非愛御史也。下說注同誤。  
盧文昭曰。注許譌作謀。顯廣圻曰。說詳作伴。詳伴同字。

挾智六

倒言反事以嘗所疑。則姦情得。倒錯其言。反為其故陽山謾膠豎。為謾膠豎。知君疑也。○先慎曰。乾道本



今本摻作摻先慎秦穆字是。淳齒爲秦使。詳爲秦使。齊人欲爲亂。君知而不疑。子之以白馬。謬言白馬以下文亦作摻。此誤今據改。子產離訟者。分離訟者。便得兩訟之情。嗣公過關市。聽字當作明。下文而以嗣公爲明察。是其證。

### 例言七右經

一○盧文弨曰。凌本。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先慎曰。雖四篇無專字。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

慎曰。乾道本踐作賤。盧文弨云。賤凌本作踐。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

見日。奚爲見寡人而夢見竈。對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言一物不能蔽日之光也。人君兼燭一國。先慎曰

下有人字。盧文弨云。凌本無下人字。先慎案。一人不能擁也。一人不能擁君之明。顧廣圻曰。擁當作壅。故將見人主者夢

見日。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一人煬則蔽竈之光。故後人不見之。今或者一人有煬君者乎。此

瀾子瑕專擁蔽君之明也。○先慎曰。乾道本注也。作乎。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舉事不與衆謀者必迷惑。今寡人舉事。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先

乾道本無何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故下有何字。今據補。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一人知之。一人不知。則得再三詳議。如是者明

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今羣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爲一。舉國既化爲一。則不得論其是非也。先慎曰。趙本注不

安。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不免於亂也。境內之人。亦與季孫爲一。故問之無益。先慎曰。乾道本猶下有之

涉上文。而一曰。見於晏子春秋。其所曰者。劉向敘錄時所下校語也。謂一。晏嬰子聘魯。盧文弨曰。哀公問

曰○王涓曰晏子春秋哀作昭語曰莫三人而迷○舉事不與三人謀必知迷惑也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

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為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

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先慎曰謂衆口同聲也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先慎曰御覽八百八十二引大作水王何不試與之遇乎臣請使王遇之乃為壇場大水

之上○先慎曰乾道本乃作遇拾補作乃虛文昭云乃字脫張本有顧廣圻云藏本遇作乃今本無俞樾

耳○職本改下遇字為乃字屬下讀趙本並刪乃字均非其舊先慎案下遇字為乃字之譌乃與遇同爾雅

遇乃也俗作遇與遇字形相近乾道本因譌作遇趙本從而刪之惟道藏本張本不誤讀當於之字絕句

壇場大水之上○上無遇字則文氣不接俞說非也御覽引正作乃今據改而與王立之焉有閒大魚動

因曰此河伯○直信一人言故有斯弊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荆而惠施欲以齊荆偃兵○以齊荆為援則秦韓不敢加兵故兵可偃也二人爭之羣臣左右皆

為張子言而以攻齊荆為利而莫為惠子言王果聽張子而以惠子言為不可攻齊荆事已定惠子入見

王言曰○先慎曰言字不當有涉下文而衍先生毋言矣攻齊荆之事果利矣一國盡以為然惠子因說不可不察也夫齊

荆之事也誠利一國盡以為利是何智者之衆也攻齊荆之事誠不利○先慎曰乾道本不下有可字顧

一國盡以為利何愚者之衆也凡謀者疑也○有疑然後謀疑也者誠疑以為可者半○若誠有疑

不可○今一國盡以為可是王亡半也○無致疑之人劫主者固亡其半者也趙高成其篡殺者無人疑故也

可○今一國盡以為可是王亡半也○無致疑之人劫主者固亡其半者也趙高成其篡殺者無人疑故也

先慎曰：乾道本集上  
有言字。今依趙本刪。

叔孫相魯，貴而主斷。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擅用叔孫之令。叔孫有子曰壬，豎牛妬而欲殺之，因與壬游於魯君所。魯君賜之玉環，壬拜受之，而不敢佩。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欺之曰：「吾已爲爾請之矣。」使爾佩之。

壬因佩之，豎牛因謂叔孫：「何不見壬於君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豎牛曰：「壬固已數見於君矣。」○先慎曰：乾道

本壬上無豎牛曰三字。顧廣圻云：今本有豎牛曰三字。今依補。君賜之玉環，壬已佩之矣。叔孫召壬見之，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壬。壬兄

曰丙，豎牛又妬而欲殺之。叔孫爲丙鑄鐘，鐘成，丙不敢擊，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不爲請，又欺之曰：「吾已

爲爾請之矣。」○先慎曰：乾道本已爲二字，作以字。顧廣圻云：藏本以上有爲字。今本作已爲。先慎案：此與上文吾已爲爾請之矣。句法一律，作已爲者是也。御覽五百七十五引正作已爲。今據改。

使爾擊之。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鐘，怒而逐之。」丙出走齊。居一年，豎牛爲謝叔孫。叔孫使

豎牛召之，又不召而報之，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孫有病，豎牛

因獨養之，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因不食而餓死。」○先慎曰：乾道本無因字。死作殺。盧文

不上有因字。今據增改。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徙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先慎曰：事見左昭四年傳。彼言

事韓子傳聞。故不相符。夫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爲人僂，此不參之患也。

江乙爲魏王使荆。○先慎曰：乾道本連。今從趙本提行。謂荆王曰：「臣入王之境內，聞王之國俗，曰：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

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有之。」然則若白公之亂，得庶無危乎？○先慎曰：不言人惡，則白公得成其姦謀，故危也。○顧

誠得如此臣免死罪矣。有惡不言何罪之有。

衛嗣君○先慎曰君當作公嗣公衛平侯之子秦貶其號為君非此書未入秦作必不從秦所重如耳愛

世姬○顯廣圻曰荀子注引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壅己也○先慎曰荀子注引壅作雍古字通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先

乾道本敵下有之字○盧文弨云之字衍凌本無尊魏姬以耦世姬○先慎曰荀子注魏姬作魏妃曰以是相參也嗣君知

先慎案張榜本無荀子注引亦無之字○今據刪尊魏姬以耦世姬注魏姬作魏妃曰以是相參也嗣君知

欲無壅而未得其術也夫不使賤議○賤不得與貴議也○先慎曰魏下必坐上○下得罪必坐於與上議

下偏上○但注不如此先慎曰必字衍文賤議貴下坐上均承上夫不使來坐即商君告坐之法不使下坐

不使賤議○貴下坐上凌本不知必字之誤而改必坐而必待勢重之鈞也○而後敢相議鈞今兩受勢重既

為偏得其意而失其真矣○注不可讀盧氏據之亦非而必待勢重之鈞也○而後敢相議鈞今兩受勢重既

是益樹壅塞之臣也○兩受共謀為壅更甚此嗣君不得術嗣君之壅乃始○先慎曰言乃自此始

夫矢來有鄉○鄉方也有則積鐵以備一鄉○謂聚鐵於身以備一矢來無鄉則為鐵室以盡備之○謂甲之全

足無不有鐵備之則體不傷故彼以盡備之不傷此以盡敵之無姦也○言君亦當盡敵於臣皆所防疑則

故曰鐵室○以字盧文弨以字衍云注以字衍

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顯廣圻曰魏策恭作燕姚校云孫作恭按恭字是新序亦作恭下文謂魏王曰

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先慎曰御覽一百九十一又八百二十七八百二人言市有虎王

信之乎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龐恭曰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

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鹿恭從邯鄲反竟不得見賦引見作入

二董闕子為趙上地守六百三十八引闕作安案二字古通說見難言篇行石邑山中見深澗峭如牆

先慎曰各本見深澗作澗深今據藝文類聚御覽引改深百仞因問其旁鄉左右聚御覽曰無旁字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

曰嬰兒盲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先慎曰各本盲作癡今據文選永明九年策對曰無有牛馬犬

豕嘗有入此者乎先慎曰藝文類聚引牛上重有字案有當為曰之譌對曰無有董闕子喟然太息曰

先慎曰拾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先慎曰乾道本法作治盧文弨云治張凌本作法顧廣圻云藏

補太作大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何為不治先慎曰各本句未有之字盧文弨云文選注

無之字今據刪

子產相鄭先慎曰乾道本連病將死謂游吉曰我死後子必用鄭必以嚴莅人夫火形嚴故人鮮灼水

形懦故人多溺先慎曰乾道本無故字盧文弨云故字脫藏本子必嚴子之刑先慎曰乾道本刑作

刑案當作刑下無令溺子之懦故子產死盧文弨游吉不忍行嚴刑先慎曰乾道本作游吉不肯嚴

行嚴刑鄭少年相率為盜處於藿澤盧文弨曰今左傳作藿苻之澤唐石經初刻藿作藿李義山詩直

是藿為古文也將遂以為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一日一夜僅能剋之游吉喟然歎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必

不悔至於此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

謂不修春秋也

冬十二月實霜不殺菽○顧廣圻曰春秋經傳公三年菽作草先慎曰菽當

作草下云草木猶犯干之承此而言明菽爲草之譌周之十二月卽今之十月不應有菽且菽亦不得言可以殺也前經注引正作草明注所據之本尙未誤何爲記此仲尼對曰此言

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顧廣圻曰藏本無梅按春秋經云李梅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

乎○人君失道人臣凌之者宜○盧文弨曰藏本人君作君人倒

般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先慎曰初學記二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棄灰於街必

掩人○灰塵播揚善掩賢人也○先慎曰初學記引播作婦掩人人必怒怒則鬪鬪必三族相殘也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

可也且夫重罰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無難所惡此治之道也○先慎曰

卽去其所易也行猶去也之猶其也下一曰般之法棄灰於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棄灰之罪輕斷手之

罰重古人何太毅也○毅酷也曰無棄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古人以爲易故行之曰○先慎

所惡謂不入斷手之法也善大傳雖禽獸有聲猶悉關於律注關猶入也

中山之相樂池以車百乘使趙選其客之有智能者以爲將行○將主行道之人以爲行位○先慎曰乾道

中道而亂樂池曰吾以公爲有智而使公爲將行○先慎曰依上今中道而亂何也客因辭而去

曰公不知治有威足以服之人○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而利足以勸之○顧廣圻曰藏本故能治之

今臣君之少客也○言在客之少也夫從少正長從賤治貴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此所以亂也嘗試使臣

彼之善者。我能以爲卿相。彼不善者。我得以斬其首。○顧廣圻曰。職本同。今本得作能。誤。何故而不治。公孫鞅之法也。重輕

罪。重罪者。人之所難犯也。○先慎曰。乾道本無重罪二字。顧廣圻云。今本者上有重罪二字。與下小過相對。今本有是也。今依增。而小過者。人之所

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俞樾曰。今重罪輕。今重罪輕。故

能無罪而○一曰。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俞樾曰。不生言犯輕罪者不得生也。商子說民

生。是其證。是謂以刑去刑。以輕刑去重刑。

荆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竊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於市。甚衆。壅離其水也。○顧

廣圻曰。離讀爲離。俞樾曰。此言辜磔其人。而棄尸於水之中。流爲積尸壅。遂至分流。是謂壅離其水。極

言辜磔者之多也。據下文云。夫罪莫重辜磔於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又曰。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

不止。知必死。則天下不爲也。竝無設禁遮擁。令人離水之義。且設禁遮擁。令人離水。而猶竊金不止。則是

設禁之未善。與下文不必得及知必死之意。不相應矣。顧氏讀離爲離。此亦不得其解。而強爲之辭。先慎

曰。命說是采金之禁。句得謂獲其人。而人竊金不止。夫罪莫重辜磔於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音犯罪者。不

而免脫者。則人幸其免脫。而輕犯重罪。故今有於此。曰。子汝天下而殺汝身。庸人不爲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猶不爲者。知必

死。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則天下不爲也。○盧文弨曰。凌本則字作雖。予之三字。疑以

誤倒耳。天下上奪有字。以文義釋之如此。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故曰倚也。恐燒國。哀公懼。自將衆趣救火。○先慎曰。乾道本趣作輒。火下有

上文云。魯人燒積澤。所謂火田也。哀公實親在其間。及火南倚。將燒國。故哀公懼。自將衆趣救火也。趣誤

案趙本輒作趣藝文類聚八十御覽八百六十九初學記二十引並作趣無者字今據改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

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先慎曰事急不及

賞也詩江有汜擊鼓桑柔儀禮鄉射禮大射儀箋注並云以猶與也藝文類聚御覽引賞作罰是不知以有與義而妄改下云請徒行罰則此何得謂事急不及以罰乎救火者盡賞之則國

不足以賞於人請徒行罰○先慎曰乾道本罰作賞顧廣圻云賞當依馮氏舒校改哀公曰善於是仲尼

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先慎曰趙本令下未遍

學記引正作令下未遍

成驪謂齊王曰○顧廣圻曰荀子解蔽篇楊注引此成作戴云蓋爲唐王太仁太不忍人王曰太仁太不

忍人非善名邪對曰此人臣之善也非人主之所行也夫人臣必仁而後可與謀不忍人而後可近也不

仁則不可與謀忍人則不可近也王曰然則寡人安所太仁安不忍人○王渭曰安對曰王太仁於薛公

而太不忍於諸田太仁薛公則大臣無重○太仁則縉之驕奢不修德義衆必輕之故威不得重也○先慎

多如是士喪禮筮宅辭曰無有後艱鄭注得無後將有艱難乎又卜葬日辭曰無有近悔鄭注得無近於

咎悔乎其證韓子一書皆不欲大臣重於君故孤憤一篇則曰人主愈弊大臣愈重再則曰人主壅蔽

大臣專權權即重也○說見說難篇又曰萬乘之患大臣太重此即其義注謂威不得重失其旨矣下

文云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內薄者數太不忍諸田則父兄犯法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父兄犯法則政亂於

內兵弱於外政亂於內○先慎曰趙本內作外誤此亡國之本也



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聞亦何如焉。○盧文弨曰：對曰：臣聞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功

且安至。對曰：王之功至於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對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與也。不

忍，則不誅有過，好予，則不待有功而賞。有過不罪，無功受賞，雖亡不亦可乎。○先慎曰：上兩卜字，今局本均作十誤。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為幣。○先慎曰：各本

百五十五，又六百四十一，八百二十引，並作幣，今據改。材木盡，則無以為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為

也，非名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者，夫戮死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

故為之也。

衛嗣君之時。○先慎曰：君當從經作公，說見上。有胥靡逃之魏，因為襄王之后治病。○魏襄王之后也。○顧廣圻曰：未詳宋衛策無此句，餘亦多不同。衛嗣

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左氏，都邑名也。○羣臣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一

胥靡，可乎？○先慎曰：乾道本胥靡上無一字，盧文弨云：藏本有。○顧廣圻曰：王當從宋衛策作君。非子之所知也。夫治

無小而亂無大。○若不治小者，則大亂起也。法不立而誅不必，○當誅而不誅，故曰不必也。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十左

氏，無害也。魏王聞之曰：主欲治而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徒獻，胥靡不取都金。○先慎曰：乾道本注獻下有雖字，今據趙本刪。

三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夫賞罰之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先慎曰：若如同義，

如字涉上。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獸鹿就薦草，人臣歸厚賞，故

文而衍。賞罰之利器，不可示於人也。

越王問於大夫種曰○先慎曰：乾道本種上有文字。盧文弨云：凌本無文字。先慎案：吾欲伐吳，可乎？對曰：

可矣。吾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先慎曰：乾道本無知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欲下。何不試焚宮

室，於是遂焚宮室，人莫救之○先慎曰：藝文類聚御覽引有知字。今據補。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比死敵之賞○先慎曰：

死者，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先慎曰：趙本降北作北降誤。人之塗其體被濡衣而走火者，

○先慎曰：各本無之字。據藝文類聚引增。盧文弨云：走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

吳起為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攻之，不去，則甚害田者○言小亭能為田者害政，當去之。○盧文弨曰：注政或是故。

之，則不足以徵甲兵○亭小故也。○盧文弨曰：甲兵藏木倒。於是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先慎曰：事類賦而令之曰：有能

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遂賜之如令○先慎曰：各本遂作還，御覽二

遂今據改。俄又置一石赤菽於東門之外○先慎曰：各本無於字。案：與上文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文法一律。此脫於字。御覽引有今據補。而令之曰：有能徙

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曰○先慎曰：各本令下有大夫二字。案：此涉下文而衍。御

十七引並無此二字。今據刪。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上宅○先慎曰：各本宅上無上字。案：上

田上宅，句法一律。此不當省御覽事類賦引並有上字。今據補。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李悝為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先慎曰：藝文類聚五十引人作民下同。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

的○先慎曰：藝文類聚引的作狗。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先慎曰：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

之以人之善射也。○先慎曰各本射上有戰字顧廣圻云戰射當作射戰先慎案戰字涉上文而誤衍藝文類聚引無戰字今據刪

宋崇門之巷人服喪而毀甚瘠上以爲慈愛於親舉以爲官師明年人之所以毀死者歲十餘人子之服

親喪者爲愛之也而尙可以賞勸也況君上之於民乎。君而無賞則功不立

越王慮伐吳。慮謀也○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依趙本提行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讎乃爲之式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爲其有

氣故也。○先慎曰御覽九百四十九引氣作勇誤下文正作氣明年之請以頭獻王者歲十餘人。○光慎曰趙本明年下無之字由此觀之譽之足

以殺人矣。譽於勇則人以頭獻○先慎曰乾道本譽作毀顧廣圻云戰本今本毀作譽按當作敬形近之誤上文云奚敬於此先慎案顧說非也毀乃譽字之譌注不誤御覽四百三十七引正作譽今

據一曰提行今依趙本。越王句踐見怒讎而式之御者曰何爲式王曰讎有氣如此可無爲式乎士人

聞之曰讎有氣王猶爲式況士人之有勇者乎。○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盧文弼云脫藏本有今據補是歲人有自剄死以其頭獻

者。剄割也○先慎曰此謂人有以自剄之頭獻者故越王將復吳而試其教。○先慎曰乾道本越作吳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

者賞在火也。火雖殺人赴之必得賞故赴之不懼也○先慎曰民當作人注不誤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臨戰而使人絕頭劓

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盧文弼曰又況據法而進賢其助甚此矣人豈不爲哉其所不進賢者但不賞故也○顧廣圻曰助當作勸盧文弼曰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賜左右而

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聞明主之愛一嘔一笑。必憂其不善勸其能善不妄爲也嘔有爲嘔而笑有爲笑今夫袴

豈特嘔笑哉。嘔笑尙不妄爲况弊袴豈可以無功而與也袴之與嘔笑相去遠矣。○先慎曰各本無相去二字今據御覽三百九十二六百三十三引補吾必待

有功者故藏之。未有子也。○先慎曰：各本故下有收字，御覽無，今據補。

鱧似蛇。○虛文引曰：已見前說林下篇，此重鱧似蠶，人見蛇則驚駭，見蠶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蠶，漁者握

鱧。○先慎曰：說林握作持。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為賁諸。賁諸有利，故人握拾，皆有賁諸之勇。○先慎曰：乾道本

為賁諸之誤，今依張榜本改。御覽八百二十五、九百三十三引正作賁諸。又案：張榜本依說林刪則忘其所惡，五字不可從。

四魏王謂鄭王曰。○先慎曰：鄭即韓也。說見說林上。始鄭梁一國也，已而別。今願復得鄭而合之梁，鄭君患之，召羣臣而

與之謀，所以對魏。鄭公子謂鄭君曰：圻云藏本，今本公上有鄭字，今據補。此甚易應也。君對魏曰：以鄭為

故魏。○先慎曰：張榜本魏作梁。而可合也，則弊邑亦願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先慎曰：御覽五百八十一引粟食與三百人

等。北堂書鈔一百十引與此同。宣王死，湣王立。○先慎曰：御覽引湣作文。好一一聽之。處士逃。一日韓昭侯曰：吹竽者衆

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嚴對曰。○先慎曰：御覽引嚴作嚴。一一而聽之。

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將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恐君之疑己外市也。○先慎曰：乾道本疑上有欲

字。虛文引云：下欲字，張本凌本皆無，今據刪。不則恐惡於趙，乃令趙紹韓，齊嘗試君之動貌，而後言之。○先慎曰：乾道本疑上有欲

則知昭侯之意。外則有得趙之功，既為之請，若許其恩，固以成不許終以

三國至。韓王謂樓緩曰。○虛文引曰：此見秦策。三國攻秦入函谷，秦王謂樓緩曰：云云。下公子汜作公子池。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國下有兵字。此韓即函之譌。又脫谷字耳。下文亦當云三

國入函谷。王上當依策有秦字。先慎。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何如。講謂有急且與之。後寧將曰。顯說是張本。自三國以下均脫。論故曰講。先慎曰。策高注。講成也。案春秋時人謂之成。戰國時人謂之講。其義一也。春秋時多背成與戰國時多反復。皆事後變計。不可謂講字本有是義。說文講和解也。注說非。對曰。夫割河東大費也。免國於患大功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汜而問焉。王召公子汜而告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今割河東而講。三國歸。王必曰。三國固且去矣。吾特以三城送之。三國自去。又與之城。是徒不講。三國也。入韓。則國必大舉矣。國入函谷。成陽必危。王必大悔。王曰。不獻三城也。韓必大舉。王必悔。曰。不獻三城之故也。○盧文弨曰。下王字衍。注三國下脫入字。悔曰。下脫吾字。凌本皆有。臣故曰。王講亦悔。願廣圻曰。王當作之。先慎曰。盧說是。玩注說則所見之本尚無王字。注入字。趙本亦脫。臣故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爲我悔也。○盧文弨曰。策寧亡三城而悔。無危乃悔。寡人斷講矣。言講事斷定。○盧文弨曰。策作無爲成。陽而悔也。

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葉藍田陽夏。斷河內。因梁鄭。○先慎曰。梁鄭。即魏韓。所以未王者。趙未服也。弛上黨。在一而

已。廢上黨。棄一郡而已。以臨東陽。則邯鄲口中虱也。○先慎曰。口中虱也。○先慎曰。口即圍之古文。王拱而朝天下。○先慎曰。

後者以兵中之也。然上黨之安樂。其處甚劇。臣恐弛之而不聽。奈何。○先慎曰。今上黨既安樂。而其處又

弛易之矣。○先慎曰。謂移易其兵以臨東陽。吾斷定矣。○願廣圻曰。易字當衍。弛即易也。不容覆出。謂以地易上黨。舊注全誤。

五。龐敬縣令也。遣市者行。而召公大夫而還之。遺爲市。立有閒。○先慎曰。乾道本有作以。願廣圻云。今

亦作有。無以詔之。卒遣行。不測其由也。俱市者以爲令與公大夫有言不相信。以至無姦。命復亦不信。故

不敢為姦。○盧文弨曰注復字藏本作反。戴驢宋太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韞車至李史門者謹為

我伺之。○盧文弨曰御覽引注復作彼是也。戴驢宋太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韞車至李史門者謹為

史受筥。遺同韞車故實奉筥本

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求而得之家人之屋閒周主曰吾知吏之不事事也。

於臣之事也。○先慎曰乾道本知作之顧廣圻曰今本上之字作知。按依下文當作知先慎案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七引正作知今據改。求簪三日不得之吾令人求之不

日而得之於是吏皆簪懼以為君神明也。

商太宰。○顧廣圻曰上文云戴驢宋太宰六微篇同說。林下篇宋太宰貴而主斷與此皆一人商宋也。使少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曰何見於市對曰無

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曰市南門之外甚衆牛車僅可以行耳太宰因誡使者無敢告人吾所問於

女因召市吏而謂之曰市門之外何多牛屎。○先慎曰屎經作矢是也。御覽八百二十七引正作矢。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

懼其所也。○先慎曰悚懼其所即悚懼其知也。下文吏以昭侯為明察皆悚懼其所即悚懼其明察也。疏言不以道而侵民求其所得必須稱己所欲不

用其養民之道是句末所字承上文為義之證不

六韓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先慎曰御覽三百七引握作除佯作陽。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先慎曰意林作

注與此同是馬氏昭侯以此察左右之不誠割爪不誠。○先慎曰乾道本以下無此字之下有臣字誠作

所見本已有異者昭侯以此察左右之不誠割爪不誠。○先慎曰乾道本以下無此字之下有臣字誠作

顯廣圻云藏本臣作誠是也。今本割作誠按誠不句絕非也誠不當作不誠注云割爪不誠則所見本未倒也。下

文云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注云偽報有白馬者是不誠信正與此一律先慎案割字張榜本作誠是也上臣字藏本誤作誠耳臣字當衍虛廢誤從藏本故於下不誠二字未誤之張本而反譬之俞氏止知顧氏讀誠不之非而不審張本作此察左右之虛實亦有此字虛實即不誠也明爲馬氏所改

韓昭侯使騎於縣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昭下有侯字今據改使者報昭侯問藏本有之字曰何見也對曰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何見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道左者昭侯謂使者毋敢洩吾所問於女乃下令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固有令先慎曰乾道本令下有入字顧廣圻云今本無入字先慎而吏

不以爲事牛馬甚多入人田中亟舉其數上之不得將重其罪於是三鄉舉而上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吏以昭侯爲明察皆悚懼其所而不敢爲非

周主下令索曲杖先慎曰白孔六帖十四引王作王吏求之數日不能得周主私使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乃謂吏曰吾知吏不事事也曲杖甚易也而吏不能得我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豈可謂忠哉吏乃皆悚懼其所以

君爲神明先慎曰此當作吏乃以君爲神明皆悚懼其所文義乃順後人不明所字之義因移以君爲神明於所字下失之上文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懼其所又以韓昭侯爲明察皆悚懼其所

卜皮爲縣令其御史汙穢而有愛妾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史作吏下文同卜皮乃使少庶子佯愛之佯

西門豹爲鄴令佯亡其車轄令吏求之不能得使人求之而得之家人屋間先慎曰此下疑有脫文上

本此下說

七陽山君相謂聞王之疑己也乃偽謗膠豎以知之虛文昭曰注令當作今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謂作

衛按謂當作韓陽山當作山陽戰國韓策有或謂山陽君曰秦封君以山陽云可為

證膠豎亦韓人本書說林上及難一篇皆云韓宣王謂膠留也今本輒改為衛謗甚

漳齒聞齊王之惡己也乃矯為秦使以知之王既不疑秦使必以情告○盧文弨曰藏本齊下有文字或

本不重也字先慎案也字不當重今據刪張榜本此接前下不提行談

齊人有欲為亂者恐王知之因詐逐所愛者令走王知之王知逐所愛則不疑其為亂也○俞樾曰此本

所愛令君知而不疑令君知即令王知也可證舊本之無走字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

不誠信偽報有白馬者是不誠信○顧廣圻曰藏本作誠信不此當作誠不

舊注誤先慎曰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語極明顯不當倒不字顧說非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無使得通辭倒其言以告而知之謂得以此言以告彼彼言以告此則知訟者

乃古字此亦當同

衛嗣公使人為客過關市關市苛難之○先慎曰愛林因事關市以金與關吏乃舍之○盧文弨曰與字

與關吏乃翦截成文吏荀子王制注引作市後亦同顧廣圻曰因事關市以金與旬絕關吏乃舍之五字

為一句王先謙曰因事關市句以金與關吏句關市蓋關吏之貧者與吏有別以情事論苛難之事吏不

便自為之故知有別也此人偽事關市因緣得道關吏而與以金嗣公為關吏曰○先慎曰拾補為改

文自明顯後人失其讀耳先慎曰荀子注作賂之以金亦非元文嗣公為關吏曰謂顧廣圻云荀子注引



爲作謂先慎案爲謂古通作爲不誤市某時有客過而所曰王絕與汝金而汝因遺之注引因作回荷關市  
御覽八百二十七引爲作謂吏作市○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而以嗣公爲明察○顧廣圻曰此下今本有右傳二字誤乾  
乃大恐市○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